

新加坡 — 新成员欢迎会议
2015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 — 10:00 至 17:00
ICANN — 新加坡

珍妮丝·杜马·朗琦

(JANICE DOUMA LANGE): 好的，各位，今天上午的会议即将开始。本次会议是新成员欢迎会议。我是珍妮丝·杜马·朗琦。在走廊上你们可能听到了 Mamma J 这个名字，那是在下。我是 ICANN 的外展合作部经理，也是英才计划和新成员计划的经理。人们说我拥有 ICANN 中最好的工作，我默认了。新成员计划的重要性是我有切身体会的。当我在 2007 年第一次加入时，我对 ICANN 一无所知。在 ICANN 待了四个月后，我被委派去参加我的第一个 ICANN 会议。

我的背景是曾在迪士尼世界公司工作了 21 年，当了 4 年的小学老师，接着就来到了 ICANN。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我。刚进来时我在洛杉矶的总部进行项目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新英才计划。所以没有很多人认识我。我一直伏案做着项目经理的工作，直到被派往圣胡安。那种经历非常令人难受，至少可以这么说。即使是那些现在与我关系要好的同事们，在当时也没有抽空来欢迎我这个新成员，没有看我一眼或者回想当初他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这个名叫 ICANN 的社群里所用的语言有多难懂，想要理解周围的对话有多困难，因为大家都在用一些奇奇怪怪的简称，这就是 ICANN 社群。

我记得打开一间会议室大门的时候，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就像搬家到一个新城镇，转入一所新的高中，第一次进教室时的感觉。大家彼此都认识，但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欢迎我进入这间高中教室。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当时相同的感觉向我袭来，于是我离开会议室，假装那个会议与我无关。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我们要在本次 ICANN 会议的第一天就加以纠正。有了这样的经验，我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在旧金山的硅谷会议上开始了这个新成员计划，开始以某种方式来迎接新成员，希望让你们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群中的一员，当你们进入这个大门时就已经是社群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要欢迎你们。

这里有一些注意事项。翻译耳机在入口处。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更熟悉法语或西班牙语，请自行取用耳机。本次会议的会议室后面有口译员提供服务。他们将用你最熟悉的语言帮你传达会议信息。整个一周在这间会议室 Canning、后面的会议室 Pedang，以及在一般会员会议室和政府咨询委员会也就是 GAC 的会议室，都会提供口译服务。请自己找到耳机戴起来。你可以用其中一种会议语言来提问，并以这种语言收听本次会议。

远程收听者也可以会议室中提供的语言收听本会议。请照顾一下口译员。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本来语速很快，但是当我来到这里参加 ICANN 会议之后，我必须放慢速度，我的纽约腔也要慢慢展示。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对于在座的很多人来说，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一点。

第二，对于口译员来说，因为他们要尽量跟上发言者或提问者的节奏，才能保证理解正确，这样当他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才能保证翻译正确。如果我们说得太快，可能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些对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关键的信息。请记住，不管你们在哪个会议室用哪种语言发言，

都会被录音和抄录下来，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因，为了我们的好朋友，诸位口译员，我们要确保他们翻译正确，以备记录。请将电话关机，电脑调成静音。如果你们希望在参加本次会议的同时在 AC 上观看其他会议，没问题。如果你们可以一心多用，既坐在这里开会，同时又让 GAC 会议在 AC 会议室里运行，那么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作为新成员，我不建议这样。我认为你们应该在哪个会议室里就集中关注这间会议室里的活动和发言，因为所有其他会议的内容也会被录音和抄录下来，而且多数情况下会有多种语言版本。

之后你们可以再去了解它。但是有机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一个会议，真正关注组成我们 ICANN 社群的员工和社群成员，了解他们与你们分享了什么，这才是参加面对面会议的意义。所以我强烈建议关闭电脑，当然静音是必须的，但是从参会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作为一名新成员，我建议大家集中精神了解本次会议的内容。

今天在这里，我们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互动，甚至打断发言。在座各位如果有小孩的话，在你们抚养小孩的过程中，当他们在社交场合打断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的第一反应是，“嘘，不要打断我说话。要有礼貌。”在这里不需要有礼貌。欢迎随时打断我们。如果你们不确定我们刚才说了什么，不理解其中某个词，对某句话有疑问，请举手。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穆里亚 [Murellia] 和杜珊 [Dushan]，他们会拿着手持话筒在会议室来回走动。如果看到你举手，我们会停下来，让你提问，然后再继续。

如果我们收到很多问题，那么作为主持人，我可能会说“我们需要先继续，稍后会有专门的答疑时间”，但我们尽量不这么做。我们真诚地希望与大家互动，在全天的会议中都欢迎大家随时打断我们。本次会议的意义和成功就在于你们的问题以及你们与我们的互动，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踊跃提问。最后，请放轻松。作为一名新成员会很有压力。你们放下手里的工作，放下私人的事情，来到这里。不管是在旅途中，还是到达这里之后，都有很多压力。所以此时此刻，我想让大家先松一口气，让我们轻松开始今天的议程，部分社群成员来到这里帮助大家在本周揭开 ICANN 的神秘面纱，希望本次会议能让大家不虚此行。

今天的目标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促成快速有效的参与。我们不希望研究了三天，到最后才意识到，“噢，天哪，如果我一开始知道就好了...” ...我们要让大家现在就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让大家快速至少是尽快了解每一个方面。我们要让大家理解 ICANN 以及它的结构。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并非终极目标之类。我们是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唯一实体。我们要让你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和我们怎么做。

和我一起坐在这里的都是我称之为“亚洲团队”的成员。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团队。他们是亚洲的 ICANN 代表，而亚洲是一个辽阔、多元化的地区。所以我们有成员驻印度、驻沙特阿拉伯、驻新加坡、驻中国工作，以便能够接触到我们在亚洲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今天上午将要发言的正是他们，他们将和大家讨论 ICANN，讨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我们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他们将成为你们的导师。他们将像我一样，在本周指导大家，现在你们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会后就可以到走廊上堵住他们。稍后你们将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希望在你们离开时能有所收获。不是收获什么东西 — 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以及你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 而是收获丰富的信息。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今天会分为几个部分。接下来我会继续花两分钟时间向大家介绍这个新成员之旅，之后将由这里的团队带大家快速了解 ICANN 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今天下午 1:30 大家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进入 ICANN 结构的介绍。我们会讨论政策，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ICANN 员工并不会制定政策。我们只是实施你们大家所制定出的政策。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了解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打破你们听来的小道消息，或是在会议上甚至是工作场所中听到的不实传言，让你们真正了解 ICANN 以及它的工作方式。

我们还将讨论 NTIA 管理权移交以及 IANA 和它的部分职能。周三将会有有一个重大会议，即 IANA 六问：是什么、做什么、为什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将做一个快速的、大概的介绍，希望激起大家对管理权移交的兴趣并快速了解管理权移交。今天下午将会有全球域名分部的成员和大家一起座谈，他们将向你们介绍我们的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注册服务机构服务、IDN、新通用顶级域项目 — 项目的目标和现状。

我们将邀请到来自安全、稳定与弹性小组的代表 — 在我左边的史蒂夫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上午他将在此和亚洲团队一起，帮助解答其他任何有关安全性和培训的问题。作为 ICANN，我们将会把这些关于安全问题的培训带到你所在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做这项工作，史蒂夫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下午他会回到这里作进一步的介绍。然后今天下午我会介绍一下这个会议周；如何为这一整周制定更好的日程以及如何利用报名处旁边的 ICANN 展位，来随时帮助解答你们遇到的问题。之后我们将让大家站起来活

动一下，在全天的会议结束时，我们将划出四个分区，并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组织。他们将用非常通俗的语言介绍 ICANN 中的公民社会、ICANN 中的政府、ICANN 中的企业以及 ICANN 的安全和技术关切，以便让对这些方面有兴趣的人了解哪些会议最适合他们。

再次说明，今天下午你们将会认识一些人，以后你们可能会在走廊上和会议中见到他们，也可以随时过去找他们。刚才我谈到了这个奇怪的语言，ICANN 的简称。当你作为某个会议的固定班底，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嘴里说的都是，“对，gNSO，对 ALAC，噢，对，还有 IGO、NGO，等等等等”，仿佛是某种荣誉的象征。所有刚来的新成员都在想，我真是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要回家了。踩着红色高跟鞋跺了三下，说“让我离开这里。”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在 ICANN 主页的最下方，你们可以点击进入 ICANN 词汇表。

在 ICANN 展位，你们也可以找到一张看起来像名片的卡片，它可以扫描到平板电脑或者手机上。你们可以扫描 Quizlet 应用，那是我们的简称助手，这样在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如果有人说了这些奇怪的语言，你们就可以快速打开 Quizlet 这个移动应用，查找这个简称，了解它的含义。你们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到这个应用。它已经翻译成大约九种语言，所以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在那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语言。请光临我们的展位，拿一张 Quizlet 卡片。

闭门，我说过，在 ICANN 有的会议是闭门会议，有的是公开会议，了解这一点很重要。ICANN 的大多数会议都是公开会议。闭门会议在公开的时间表上显示为粉红色，并带有一个 C 标记。我对所有新成员说，“不是你们被关在外面，而是那些人被关在里面。”有极少数时候，社群成员为了替董事会撰写一份声明 — 因为这些成员每年只召开三次面对面会议，而且每个社群只有在周二才能见到董事会，争取到一些宝贵的一对一时间 — 也许是他们要为董事会撰写一份声明。也许是他们要对先前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某个政策作出决定。

所以他们闭门是为了在私下集中讨论。所以请大家不要有被关在门外的感觉，就让他们在那个密闭的房间里待着。大家彼此之间认识的感觉就是，在今天的欢迎仪式后，走廊上就会变得热闹起来。这既有活力也很有趣。请加入其中。大家彼此认识是因为他们可能某一次来过这里 — 或者像史蒂夫一样从 2002 年开始就一直在这里。只要来这里一次，你们就能很快感觉到自己有信心可以加入到这些对话中。不要等太久。他们所做的就是闲聊一些你们想要了解的事情。戴着你们的新成员徽章，戴着你们的绿丝带加入，你们将会受到欢迎。

自从新成员计划开始以来，我们就听到社群反馈说，“那太好了。那样我们就知道他们需要我们。”而在这个社群中我们确实需要你们。所以当你们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请加入其中，这样你也能认识每一个人。这方面你们要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讨论的内容，所以就不再啰嗦了。在交给亚洲团队之前再多说一句：过去八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做着这件事，不管是通过英才计划还是从 2011 年开始的新成员计划，凌晨 2 点时我还在漫无目的地思考。

忽然我想到一句话 — 这很有趣，因为在法迪出任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谈到了绿洲，而且事实上，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也是“oasis”（绿洲）。这句话就是：“ICANN 不能成为一个堡垒，而要成为一片绿洲。一个人们看到并来到的地方，因为它有用，因为它有意义，因为它有效。”但是，只有当我们所有人在这里齐心协力时它才会起作用。所以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感谢你们想要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想要了解它。现在我们要开始谈一谈它的起源。

罗嘉荣：

非常感谢珍妮丝。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新加坡。我叫嘉荣。这是一个中文名字，所以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没有取英文名。不管怎么说，我是 ICANN 在亚太的代表之一。今天和我一起到场的，还有亚太团队的其余成员，我将向你们一一介绍。首先，这个介绍本来应该由我的上司郭又铨先生进行。他是亚洲副总裁，并且在这里，也就是新加坡领导亚太运营中心。另一位副总裁是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的副总裁。他名叫萨夫 (Save)。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因为他们还有另外一场会议，我想这个会议已经超时了。

现在，我要介绍我的三位同事，他们将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上午的演讲，先从我的右边开始。这是黄慈保先生。他负责我们的公共责任和外展。基本上他与很多公民社会 and 用户，以及一般会员组织合作。他的工作还要和新成员特别是年轻人打交道，让他们参与到 ICANN 当中。我旁边的这位是宋峥先生。宋峥在北京工作，是北京合作中心的负责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中国的利益相关方上。如果你来自中国但是还没见过他的话，稍后请自我介绍一下。

在我左边的是[萨马兰]。[萨马兰]在新德里工作，他的大部分精力也是放在利益相关方上，并将很快接替宋峥先生，我想。[萨马兰]负责印度利益相关方。如果你们还没见过[萨马兰]而又是来自南亚的话，请稍后向[萨马兰]作一个自我介绍。我们是你们在这个地区的联络人，并且我们希望认识你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上去步履匆匆，但是只要你们看到我们稍微慢一点，就可以过来打个招呼，问一下“嗨，你来自哪里？”我们想要与你们建立联系。这其实是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是 GSE 小组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你们互动，确保你们与我们建立联系。

所以请一定过来介绍自己。我们也要帮助你们拓宽人际网络。今天上午和我们一起的、有力支持我们的，还有 APAC 团队的其余成员。我们的同事能站起来挥挥手吗？这是 APAC 团队的其余成员。我会反复讲到一点：来参加 ICANN 会议的最大挑战就是珍妮丝所说的 — 开口说我是新人。我谁都不认识。对我来说主动上前跟其他人打招呼很难为情。特别是，如果你来自亚洲文化，当你看到两三个人围成一圈，你很难主动上前开口说，“嗨，我是新来的”。但是我认为在 ICANN 会议上必须这么做。

换句话说你们不得不厚着脸皮，但是在这里有新成员标签，就可以随时随地厚着脸皮说，“嗨，我是新人。我有一个不成熟的问题。你对 ICANN 有哪些了解？我对它一无所知。”人们将很乐意与你分享 — 特别是社群中长期参与 ICANN 工作的人。我们非常、非常乐意让你们加入到我们的对话中。我非常高兴今天上午有这么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开会。我们充分肯定珍妮丝的工作，因为对于 ICANN 来说，我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引入新成员。我非常欣赏也非常感恩珍妮丝的工作。

我希望我们能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珍妮丝，作为这里的新成员，在你们发展为固定成员的过程中，我希望你们也能支持珍妮丝的工作，将你们的更多社群成员引荐到 ICANN。非常感谢你，珍妮丝。好了。这是一个很长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珍妮丝·杜马·朗琦：我们有一位演讲人今天上午不能到场，所以我们在后面悄悄商量，“史蒂夫，我们要把问题抛给你。”你在 ICANN 的时间很长，所以必须要在我们的会上发言。史蒂夫，接下来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再讲讲这件疯狂之事是如何开始的。

史蒂夫·康特 (STEVE CONTE)：好的。首先，你们看到我头上戴着一个耳塞。我可不是在听体育赛事。我的听力不好，在大场地里很难听到麦克风传来的声音。我是史蒂夫·康特。我是 ICANN 安全、稳定与弹性小组的成员，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中我们会具体谈谈这个小组。我从 2002 年开始就断断续续参与 ICANN，其中有六年时间 ICANN 还非常小，根本没人知道我们是谁，只知道我们是魔鬼。我先后在 IT 小组、L 根、安全领域工作，还一度加入了 IANA — 当人手不够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身兼多职。

我这么干了几年，到 2008 年我加入了国际互联网协会并在那儿待了五年时间。实际上那里非常有趣和友好。过去几天来，我碰到了很多人... 过去我曾在国际互联网协会运营 IETF 英才计划，几天前我在这里曾碰到几个人，他们跨越了 IETF 工作、互联网技术工作和 ICANN 几大领域。能够再次看到一些我曾在世界各地的陌生会议室里看到过的面孔总是令人愉快的。很高兴能重逢。

然后到 2014 年，我又回到 ICANN 与约翰·克雷恩共事，现在我猜我已经被认为是一位老人家了，这真叫我害怕。所以接下来我要交给一位看起来比我还老的人，有请尼戈尔。

尼戈尔·希克森 (NIGEL HICKSON): 早上好。大家好。有人在那儿吗？今天是星期天吗？来吧！ICANN 喜欢星期天。没有人可以责备 ICANN 不虔诚。来吧！我们不介意今天星期几。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将了解到很多关于 ICANN、关于互联网和所有其他事项的信息，我也会了解到很多信息，因为我总是后知后觉。在座有谁来自...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总共有多少个国家？你们看过了所有的介绍，所以你们知道所有的国家。你们没有看吗？这里有谁来自瑞士？

通常没有人会举手。我在日内瓦工作，所以如果能见到瑞士同乡那就太好了。你来自哪里？苏黎世？很好。我在日内瓦。我们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好了，我不罗嗦了。我们接下来要看一段视频吗？不，不是。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们想告诉大家在 YouTube 上有一段 ICANN 董事会前主席温特·瑟夫 (Vint Cerf) 的视频 — 他在 2007 年卸任，结束了一个完美的任期，当时正好是我进来的时候，我个人感到有些遗憾。大多数人都知道，温特·瑟夫是谷歌的互联网布道官。温特与 ICANN、ICANN 模型乃至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如果你们是新成员，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互联网之父。

我们要告诉大家，在 YouTube 上有一段精彩的视频，讲述了温特是如何成立这个名叫 ICANN 的大家庭，如何开启互联网的。我们建议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花几分钟上网站听听温特的演讲，不过现在还是要有请尼戈尔发言。

史蒂夫·康特： 这个演讲也提供下载。

尼戈尔·希克森： 对。下面我们浏览几张幻灯片。史蒂夫，你要讲两句吗？因为这是你的历史。

史蒂夫·康特： 我想说一下，虽然互联网有自己的历史，但从某些方面说互联网有很多段历史，我们即将讨论的是互联网概念的最初由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互联网历史。每个地区都是经由不同的道路接触到全球互联网的，每一条道路都同等重要。我们也应当强调这一点，但是我想我们没有。我们将会从最开始谈起，但是请记住，如果你们搜索“亚太互联网历史”的话，网上有一些很好的材料。你们将会了解到推动者和革新者以及那些在你们地区改写历史的人，了解这些也非常重要。



我常常提到一点，互联网，也就是分组交换网络，它的创造是为了制止核战争。因为在我生长的那个年代，正值美苏之间的冷战时期。随着我进一步深入网络，我很高兴看到它成为重点新闻。它成为电视里的热门，每个人都想要关注它。但它其实是一种增进交流的可靠、可容错的方式，也提高了大学和其他专家一起互动、联络的能力，创造出更大、更好的事物。

让人们远离核战争，这才是它最酷的地方 — 事实上正是互联网的分组交换技术才让我们能以一种可靠、可预测的方式来做事，这其实已大大超出温特和其他先驱者们在开发互联网时的预想。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1969 年是...我之前提到过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学者和工程师个体组成的机构，他们每天都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但是每年只见面三次。他们从事互联网的开放协议工作，比如 TCP/IP 之类。

1969 年 IETF 尚未成立，但那也是互联网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时刻，因为这一年我们的主席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先生撰写了首个 RFC，即意见征询，那是一个标准文件。分组交换和主机到主机通信异常零散。所以第一个互联网标准也是在 1969 年制定，并成为了一种可以制定更多标准的方法。我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交回给尼戈尔。

尼戈尔·希克森:

你回顾了历史，接下来我将谈谈...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在这里打断一下，史蒂夫。你们可以看到我一直在切换这些幻灯片。我们不想让大家第一天就淹没在技术当中。在这里要了解的很重要的一点，即使你不是律师或技术人员，并不意味着你不属于 ICANN。你们会发现有的会议非常侧重技术，还有的会议非常侧重政策。我们在这里面向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纳入所有领域，学术界、政府、商业和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社会、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和排在第一的最终用户，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最终用户。

我们用指尖触碰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按键，或者更老的计算机的按键。表面上我们都是最终用户。了解互联网和互联网诞生的技术背景很重要。我一直在切换，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只关注技术要素。我更多地关注互联网的人的要素，我想其中 — 这是关于日期的第二张幻灯片，我认为第一张幻灯片上的 1971 年以及第二张幻灯片上 1998 年 ICANN 的诞生非常重要。到 ICANN 诞生中间过了大约 30 年，可见互联网有多新，ICANN 有多新。

你们现在加入为时不晚。这是我对此的看法。还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发现，有待我们去做。互联网的历史一眨眼就走到了今天。现在是加入的大好时机。昨天、明天、下周，都是加入的大好时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些幻灯片。正如史蒂夫所说，它们可以下载。你们在时间表上点进新成员会议，就可以找到这个幻灯片系列。你们可以下载它，并保存它以供参考。请记住，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在座各位年龄多大，互联网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确保我们制定的政策延续这个概念，这项工作现在就在我们 — 在座的所有人以及你们要将这些信息带给的每一个人手中。

所以我们很快地回顾历史，但是了解人类在其中的价值，了解今天你们和我们一起在这里，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这个历史的一部分，这一点很重要。

史蒂夫·康特：

谢谢珍妮丝。你能后退两张幻灯片吗？我要回到 70 年代。我不会照本宣科。有关互联网的历史，大家都可以搜索到。我想谈谈其中的几年。在 1989 年前，当提姆·贝纳斯·李 (Tim Berners Lee) 爵士发明 HTTP 并谈论万维网的时候，互联网还只是文本而已。你就是打开一个屏幕，获得文本，然后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操作，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完全是基于文本。你们在文本上做什么？你们玩《魔域》，也许你们会用一个名叫 Gofer 的程序，它是万维网的一个非常非常早的版本。

但它并不吸引人，所以在 1989 年前，大部分使用互联网的人都是学者、工程师以及出于工作需要或工程需要而使用它的人。提姆·贝纳斯·李改变了这一切。他使互联网图文并茂，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有图表有画面的地方，这加速了互联网到今天的普及，成为一个市场和社交环境，一个数字村，以及一切你能想到的称谓。

尽管我们知道互联网还有许多其他方面，但互联网不是万维网，万维网也不是互联网。它们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应用依然是人们使用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每天会有 5860 亿封电子邮件发出，所以万维网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将互联网的内容划分为几个时代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将大量的消费带到市场上，之后还有浏览器等等。1998 年谷歌诞生时也是如此。在谷歌诞生之前，我们有 Web Crawler 和其他搜索引擎。



现在我甚至记不清其他的是什么，因为谷歌统治了这个市场，但是它们的确也改变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整个 .com 泡沫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事实上此刻它正处于爆破的边缘。像我妈妈这一辈的人也在上网，它变成了一个市场。这对于 ICANN 的组建也至关重要，因为人们认定在域空间中一直存在垄断，因为忽然之间域空间就成为了一个可以消费、可以买卖的东西；你们都想要有一个域。从 1997 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个人域，我把它看成我在互联网上的私有数字领地，有一天我会把它传给我的儿子并告诉他，“这是你的。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是...”

尼戈尔·希克森:

希望它将来值点钱。

史蒂夫·康特:

对，我知道。但这在过去是闻所未闻的。如果你想要一个域就去找 **Network Solutions**，然后获得一个域，但城中仅此一家。ICANN 成立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就是增加可以出售域的人数以及这些域所在的地点。这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它为想要购买域的个人以及他们可以买到的域的类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市场。

请所有人阅读这一段。**Instagram** 是我儿子的最爱。这是下一个时代，自拍时代，大约在 2010 年以后，这时我们拥有智能手机，每个人都充分利用它，包括用餐前先拍照并发布。这件事本身很有趣，因为电子邮件最初的用途就是发布食谱。到 2010 年我们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通过 **Instagram** 和其他社交媒体展示这些食谱的成果。下面我把话题交回给尼戈尔。

尼戈尔·希克森:

好的。下面我不用幻灯片，也不会过多地谈 ICANN，而是讲讲 ICANN 如何融入到史蒂夫刚才所描绘的大局之中。本周你们将了解到很多关于 ICANN 的具体信息。你们将了解 ICANN 从哪些方面融入大局。你们将更多地了解 ICANN 的结构，各个社群团体分别做些什么，ICANN 如何成为一个整体。有很多信息需要了解。但是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它为什么重要？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有的人很年轻。有的人不再年轻。假如我们倒退 20-25 年，就不必如此关心互联网的历史了 — 只要思考互联网意味着什么。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30 多年。

我和互联网共同成长。我是一位工程师，但表现平平，这就是为什么我得为政府工作。我和互联网共同成长。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当我们和政府部长们谈互联网时，要让他们理解非常难。你们当中有些人经历过那个年代。当时互联网振奋人心。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知道这将是一股改变全球经济、改变全球社会的真正力量。但是这种热情难以扩散。那时候大众只将互联网看作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东西。我记得在英国我的部长对我说，“它不是有点儿像滑板吗？”

现在，你们都知道滑板是什么，对吧？滑板曾经风靡一时，但早已风光不再。曾经人们使用滑板，后来它们过时了，再后来又被用作圣诞礼物，之后就彻底过时了。我注意到，在这里有时人们还会在人行道上被滑板撞到。回到那个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互联网只会风靡一时 — 它是书呆子用的，专家用的，而你永远都不能相信专家。今天在座的没有专家，对吗？不，没有！在座的也没有律师，那我就放心了。

它曾经就是一个你不能太相信的东西。当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是互联网重要性的变化促使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方式，因为它变得对社会、对我们人类、对经济、对全球社会如此重要，才使得 ICANN 有意义，使得本次讨论有意义。这一点，我想，你们要时刻记住，因为关于互联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它发展起来后，当然互联网是一个联结网络的网络，而且人们认为它打破了壁垒。互联网，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全球性。它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

这种互联网热曾经一度让我们头脑发热 — 以为互联网能够打破国与国的界限 — 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互联网做了许多事，但是国家领土依然存在，辖区依然存在。随着我们进入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在互联网治理上，我们必须分清互联网是什么、不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谈谈互联网治理。众所周知，ICANN 所处理的就是名称和号码，这一点本周你们还将有进一步了解。在互联网治理议程上，ICANN 有它的一席之地。我们有自己的一部分互联网治理议程。但是，互联网治理议程的范围比这要广得多。

互联网治理议程是关于治理互联网，换言之，它如何组织，谁来决定应该有哪些域名，谁决定 IP 地址要导向哪里，互联网的结构，互联网的技术背景，然后就是互联网的治理。互联网治理对我们所有人日益重要，因为互联网治理还涉及到隐私。它涉及到网络安全性，涉及到儿童保护，涉及到欺诈，还有知识产权。它涉及到所有这些由互联网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互联网的问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一直有隐私问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一直有知识产权问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一直有安全性问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有儿童保护问题。但是互联网将这些问题摆到了治理工作面前，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对互联网带给所有人的一些文化问题、敏感问题不了解，就不能真正融入到这个非凡的实验当中，这个非凡的互联网变革当中。

所以互联网治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考虑的。ICANN 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是仅限于在这个生态系统内，在整个治理结构中。这一点本周你们将会了解到。我们还要谈谈其他一些组织，这里有的人对这些组织更加熟悉，也更加专业。我们不会花太长时间来讲这些组织，但是谈到互联网治理的技术部分，再次说明，有关互联网治理，ICANN 只是在名称和号码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诞生于 ICANN 之前的国际互联网协会在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和国际互联网协会有联系。在座有的人和国际互联网协会的成员聊过天，对吗？有几个。国际互联网协会是一支长期的力量。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国际互联网协会，后来才听说 ICANN。国际互联网协会在这个空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告诉所有人互联网的重要性，之后当然，我们有分发互联网协议号码的技术功能 — 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稍后你们将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以及各种组织的信息 — 地区网络运营商团体、WC3 标准机构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组织。

关于这一点你们将有更多了解。下面我们继续谈谈互联网治理空间，我不会说很多很多简称，而是要尽量让你们明白 ICANN 如何融入我们所说的这场巨大变革当中。了解互联网治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瞬息万变，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面临挑战。稍后我们会谈到。当美国政府于 1998 年成立 ICANN 时，正如史蒂夫和其他人所说的，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因为事实上他们说，“我们要把这里的一部分互联网技术结构交到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手中。”

这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就这么发生了，因为就在 1998 年之前，关于这项特定的命名与编址职能应该交给谁还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应该给国际电信联盟，有人说应该给其他联合国部门，还有人说应该交给一家独立的私营公司，或是非营利性组织。美国选择了非营利性组织的道路，因此创办了 ICANN。2003 年，我们召开了 WSIS。在座各位有谁参加了 2003 年的 WSIS 吗？有一两个。

有关它为什么重要，本周将会多次反复提及。未来我们对互联网治理和 ICANN 如何融入其中的讨论，就是谁来治理互联网？应该由谁掌管？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是否足够成熟来担当这个角色？它自从 1998 年以来一直扮演命名与编址的角色，但是各国政府真正信任我们所做的工作吗？这是某些争论的根本所在。在 2003 年和 2005 年，我们召开了 WSIS。在这一峰会后签订了一个条约，即突尼斯议程，其中说到，命名与编址功能、技术功能应该在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环境中实施

它设立了 IGF，你们中有的人知道，并且它设定了一个试运行阶段，也就是 ICANN 所拥抱的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方式。

史蒂夫·康特:

我能插两句吗？我想在我刚加入 ICANN 和互联网社群的时候，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一件事，至少在互联网刚出现后的大约 20 年里是这样，那就是互联网非常前沿，技术性非常强 — 几乎完全就是技术。直到互联网中的消费者有需求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说，“现在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法律和规则”，“我的法律和尼戈尔的法律不一样，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我们如何将它应用到全球机制当中？”

同时，它依然是一个技术性非常强的机构，我认为在当时，在我刚刚加入社群的时候，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你们作为新成员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目前依然存在着两大阵营 — 技术阵营和政策阵营，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 — 如何才能让它们和谐共存 — 显然我们需要继续开发技术并创造一个更好的互联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显然也需要政策，正如尼戈尔所谈到的，要有一个关于互联网的协会，而努力找到这两大阵营的交汇点是我們所有人都应该去想和去做的。抱歉打断你，请继续。

尼戈尔·希克森:

好的。我不会讲太久，因为我想让大家进入讨论。我希望你们能提出问题，然后我们努力来解答这些问题。继续回到 WSIS，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在 2005 年，我说过，WSIS 这个多利益相关方会议 — 参会的有政府，还有公民社会、技术社群；所以这是一个大型的活动 — 他们制订了突尼斯议程，其中全面阐述了社会应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这被认为是 WSIS 的成果。

它们不仅覆盖了互联网治理，还覆盖了宽带目标，覆盖可达性，覆盖语言多样性，覆盖技术，覆盖电子政务 — 可以说是全面覆盖了一系列信息社会目标。这个完整的 WSIS 议程将在今年年底由联合国进行审议。这至关重要。它至关重要，正如史蒂夫所言，因为自从 2003 年以来，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回到 2003 年，当时正值我们的政府部长换届，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股变革的力量。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即将在今年年底启动联合国讨论，每一个参加这些讨论的政府都意识到了互联网的价值。你们的政府，所有你们居住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现在，的确我们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全球社群在可达性上，在语言多样性上，在消除数字鸿沟上，在提高可达性和提高技能上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现在所有政府都明白互联网对经济、对公民、对安全和很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性。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到今年年底联合国开会讨论 2003 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这些部长、官员们会比 2003 年掌握更多的信息，因为互联网的重要性已大大增加。

但正是因为他们了解，正是因为政府对互联网意义的理解，才使得这些讨论非常关键。因为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是开放的，它是可互用的，它提供给每一个人使用 — 尽管你们可能会认为这微不足道，但它其实非常重要。除非我们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否则 ICANN 的存在就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可言。开放的互联网是根本。如果一个网站不是全球可达，那么花在这些新通用顶级域的全部投资，或者你们国家的任何公民为拥有这个网站所花的全部投资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互联网上的应用程序不能到达全球受众，那么人们花费大量资金来发明它们、创新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它能够到达每一个人，这是它获得成功的根本。这是联合国大会上将会进行的辩论之一。未来我们还能尊重互联网的开放性吗？所有政府都在其中发挥作用。是的，他们肯定会担忧网络安全性。他们肯定会担忧儿童保护。他们肯定会担忧互联网欺诈。

他们肯定会担忧知识产权侵犯。但是这些担忧必须纳入到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其中有一些像 WIPO、像 WTO 这样的国际机构都会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互联网必须开放的基础上。我们要确保在兼顾政府的这些担忧的同时，拥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因为如果我们丢掉互联网的开放性，就意味着丢掉某些根本结构，某些根本目标，而这些都是互联网的技术创造者们为了确保我们拥有这个可供所有人使用的技术平台而投入大量时间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作为政策制定者，如果政府限制互联网的使用，那么我们将是失败的。通过命名和编号，ICANN 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放眼全球，其他参与者扮演其他角色，但是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并提供给所有人使用。我会在这里先停一下让其他人发言，之后我们还会回过头来探讨这些问题。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热情。谢谢你，尼戈尔。你可能还没讲完，但是我想站在评论者的角度，在八年前，或者七年前、六年前，甚至五年前，我们还没有过这样的讨论，在我参加这些会议听取这些讨论的时候，总会有一点差异，这很重要，所以如果我坐在你的位子上，就会问：“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应该在 ICANN 发声，并自愿将时间和精力投入 ICANN，既然你说还有其他可能更容易接近的组织提供论坛进行讨论的话？”

我知道有 IGF，有联合国，有 ITU，为什么我不选择加入他们的讨论而要加入 ICANN 这里的讨论呢？” 我想让我们小组内的其他成员来回答这个问题。嘉荣？谢谢。

罗嘉荣：

谢谢你，珍妮丝。我想我会用一个专门的部分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敬请期待！

史蒂夫·康特：

珍妮丝，为什么不参加两个呢？为什么不参加全部呢？为什么不向与你相关的任何机构和活动献言呢？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在座有来自 IETF 的先生和朋友们参加了那个会议。没有人说你只能参加一个，你的声音在所有这些论坛中都很重要，所以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个活动上。

阿赫麦德·伊斯拉 (AHMED ISRA): [阿赫麦德·伊斯拉 01:06:01] [听不清].org, 苏丹。我认为这次活动非常友好，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早在 1983 年，我和我的妈妈在美国，在[听不清]。那时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在 1983 年，所有系统都使用黑色屏幕，而且我们还曾询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所有 [化学品管理 01:06:36]。我们用一个代码了获取这些公司，几小时后我们就拿到了我们的化学品。如果你们将它和现在对比，那么它还十分原始，但当时在苏丹还没有人这么做。当我从美国回来后我想使用计算机。但是我[失败了]，因为没有计算机系统。1986 年我成为议会成员，1989 年担任国家通信部长。

但是这些都与我从计算机系统所学到的知识无关。我非常难过，因为我不能再回去学这些东西。在 90 年代中期，计算机得到发展，Windows 出现，我们可以连接，后来到 1998 年，ICANN 成立。2010 年在伦敦大会上我见到了提姆·贝纳斯·李，我感谢他带来的 3W 这项伟大发明，因为他促成了顺畅的互联网连接。同时也要感谢 ICANN，因为他们改进了 IP 地址，改进了域名系统，因为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十分顺畅地接入互联网。但是你问到这个问题，既然有 ITU，为什么我还要和 ICANN 坐下来？

我和 ICANN 坐下来是因为想要更多地了解它，因为我曾在 WSIS 与 ITU 一起工作过。我从 2009 年开始参加 WSIS，包括展览会、研讨会，还有许多调解以及远程参与。所有这些活动，都让我更多地[听不清 01:08:36]互联网系统。但是 ICANN 有不同的特色，因为他们改进这些简称 — 国家代码、TLD — 他们在做许多 ITU 无法完成的事情。ITU 可以在 IGF 上做文章，但不能在 DNS 上做文章。所以我们想要 ICANN 改进互联网协议 4 到协议 6 的过渡，因为我们想要大大深化互联网。

我相信，虽然互联网不是食物，不是水，也不是衣服，但是只要利用得当，它就可以变成这些，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谢谢。

珍妮丝·杜马·朗琦：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大家对尼戈尔或者专家组中的任何成员还有其他问题吗？

阿莎·法德 (ASHA FAD)： 我叫[阿莎·法德 01:09:52]，来自印度尼西亚。我想问尼戈尔一个问题。你说互联网应该由多利益相关方来掌管。我们有成熟的多利益相关方。那么多利益相关方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请举例说明。谢谢。

斯班赛·托马斯 (SPENCER THOMAS)： 早上好。我叫斯班赛·托马斯，来自格林纳达。我刚刚在看互联网的历史。你能否告诉我们历史上还有哪些事情没做？我们已经知道哪些事情做了，哪些事情很有用。那么你能否从更高的层面告诉我们还有哪些事没做？谢谢。

珍妮丝·杜马·朗琦： 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我想说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先跳过你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史蒂夫·康特:

还有哪些事没做？还有很多事没做。DNSSEC — DNS 安全扩展。工程师花了十多年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然而大约六年前，有一天，某个人说，“这样东西在这里很重要，但它失灵了，这将会破坏整个协议。”所有参与 DNSSEC 工作的工程师们都说，“噢，天哪，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不得不做一个决定。要么继续推进已有的工作，要么放弃整件事情从头开始。他们选择了放弃整个 DNSSEC 项目并从头开始。

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能拥有一个可以实施到 DNS 中的更加可靠的 DNS 安全扩展协议，由于这项工作和勇于认错的态度提供了更好的协议，进而提供了更好的产品，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和可预测性。我们有千千万万个像这样关于事情出错的故事，即使是在 ICANN 模型内，理解什么才是我们的目标和宗旨也减缓和拖延了使命的完成。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机构，随着更多新成员的加入，随着他们成为社群的一份子，还将发现其他不对劲的事，那样也将带来变化和曲折。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补充？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想说，这个讨论很适合你们在见到某些社群成员时进行，当你们见到他们时，可以和他們讨论这些。对社群而言这很有意思，我并不是说我们非得哈哈大笑才有意思。我是说，这会让他们将注意力暂时从密集的工作中转移开来，并回想自己为什么要做今天正在做的事。这样一旦在这类问题上出错，他们就能及时介入。这是非常严肃的。尽管本周压力不小，但有时我们忙碌的社群成员还是愿意讲一两个故事来提醒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第二 — DNSSEC。明天下午 5:00 将会有一个入门者会议。谈到网络安全，DNSSEC 是我们作为最终用户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下午会议结束时我还会重申这一点。明天下午 5:00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我要告诉你们那将是一场互动性强、活泼、参与性强、通俗易懂的会议，专门针对我们当中那些不太懂安全和技术知识的人。我想在趁着会议刚开始不久很快地插播一下这个 DNSSEC 入门者会议的通知。本周的活动都向你们开放。会议将在明天下午 5:00 举行。下面有请[萨马兰]，之后我们会有一位惊喜嘉宾。[萨马兰]？

萨马兰 (SAMURAN):

非常感谢，也感谢尼戈尔慷慨激昂的介绍，这是一个有关互联网如何发展的精彩故事。下面我很快地谈谈 ICANN 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为了到达互联网上的另一个人，你需要有一个唯一地址和唯一标识符。这可以是一个名称或者一个号码，实际上 ICANN 会帮助协调这些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互连，并使互联网具有互用性。所以我们继续做这项工作，并改进这些流程。

国际化域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IDN，能够很好地回答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为开发这些 IDN，我们不断与技术社群、浏览器社群以及学术和最终用户社群合作并提出 IDN，这样你们就能真正通过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开始使用互联网。以上是一个简单的说明，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一点你们将会进行更多的谈论和更多的了解。下面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如珍妮丝所说，我们有一位惊喜嘉宾。坐在正前方的是 ICANN 的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德先生。接下来有请法迪讲话。



法迪·切哈德 (FADI CHEHADÉ):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 ICANN。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我是法迪, 我必须告诉大家 — 在整个这一周请记住 — 你们是 ICANN 52 上最重要的人。就是你们。你们一定要这么想, 因为这一点在开会过程中不一定会表达出来 — 虽然珍妮丝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在大量的会议和活动中你们可能会感到迷茫, 你们可能会说, “我要怎么跟上节奏并加入其中呢?” 但是你们来到这里, ICANN 社群能够不断焕发新活力并有新成员加入, 这其实是 ICANN 最大的财富。

这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请允许我告诉大家: 这里没有会员制, 没有会员卡 — 没有人会因为你身份尊贵就格外敬你三分。世界上所有管理系统实际上都在采用更加结构化的参与方法。但在 ICANN 不是这样。在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在会议上发言, 以便参与到我们的工作进程当中。这很了不起。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 会上有一位来自华盛顿的高级律师也是知识产权政策专家说, “我参加过律师协会, 参加过联合国政府代表团。

我曾经在很多地方工作过。”他说,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一到达就坐到会议桌前, 提出我的观点, 直接将议程交给首席执行官然后执行。”现在, 本周就会打破这种情况。你们可能会看到密集的会议和活动, 但这就是这个杰出的团队来到这的原因。我们大家在这里都是为了帮你们指路。但是, 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的声音, 你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 将很快被其他人听到。告诉我在治理互联网这类重大事项上, 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

请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对你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请给我写信，告诉我这是一个虚伪的承诺：“情况并非如此。我来了，但没有人听我说话。我的声音不能被其他人听到。”你的这种感觉非常重要。我要谈的另一件事，什么促使我加入这个社群，事实上三年前我连 ICANN 怎么拼写都不知道。所以对这个社群而言我也是新人，同今天你们很多人的感觉一样。30 年来，我在互联网上创造了许多价值。我在互联网上开展了许多业务。IBM 就收购了我的一家建立在互联网上的公司。所以我是这个名叫互联网的奇妙事物的受益者。

当我加入的时候，是因为对我来说是时候了解这个事物如何建立、如何运作了，而且坦白说，也是时候回馈这个名叫互联网的伟大事业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互联网不是一个网络。有多少个网络呢？你统计过吗，[萨马兰]？有大约 80,000-90,000 个网络。互联网不是一个网络。在基础设施层面它具有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当然，当你们在 iPhone、安卓设备或者电脑上触摸互联网时，你们触摸的是应用程序，像电子邮件和万维网，不管你们使用哪种应用程序 — 有几百万种应用程序；互联网的使用都是高度碎片化的，对吧？

那么，既然应用程序碎片化，网络碎片化，那它又是如何成为“互联网”的呢？什么使它成为“互联网”？就是因为 ICANN 的工作。这就是 ICANN 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因为通过唯一标识符，也就是[萨马兰]刚才告诉你们的 — 名称、号码和协议参数 — 使得互联网看起来像一个网络。所以当你们从地球上任何地方输入 www.icann.org 的时候，提供商会收到来自您手机的这个请求，并将它发送到这个网络中，正是通过 ICANN 系统才使得它始终解析到 ICANN.org。

你们什么时候输入的是 ICANN.org，进入的却是 DominosPizza.com？从来没有。顺便说一句，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现在我们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域名系统从未失败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所以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承诺。有的人希望在你的国家输入 ICANN.org 后转到其他地方。有的人希望那样。有的国家希望那样 — 他们希望进行控制，当你输入 IBM.com 时，也许不会转到这家公司，而是转到 IBM 在这个国家的分公司，而这个分公司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限制。

所以要小心。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互联网的碎片化是从哪里开始的？它不是从基础设施上开始，因为基础设施已经碎片化。它不是从应用程序上开始，因为那已经高度碎片化。没有碎片化的部分正是 ICANN 所做的部分，有的人试图剥夺我们工作的唯一性，在互联网中引入其他的根。事实上已经有一个国家拥有另外一个互联网根，但是幸好它没有投入使用。如果他们将它投入使用，那么当那个国家的人输入 ICANN.org 时可能会转到他们政府的官方网站。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的严肃责任 — 不仅是我，工作人员，甚至董事会 — 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与你们的政府、社群中的人对话时，请务必让他们明白互联网的力量就在于它的统一性，而这个统一性是由 ICANN 的工作来保证，ICANN 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周。这是你们的 ICANN，而不是我的 ICANN。我是为你们服务的。每一个在 ICANN 工作、领取报酬的人，并不具有某种高于你们的角色或地位，而是他们自愿来这里为互联网服务。这是我的心态，也是 ICANN 的心态。这就是为什么提姆·贝纳斯·李今天依然开着本田车，我的主席，开启了整个 RFC 系统和其他许多有益工作的克罗格博士，今天依然在华盛顿开着他的本田车 — 因为我们到这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宗旨，而不仅仅是赚钱。

这并不是说赚钱不好。我在互联网上赚了很多钱，在座各位也有很多聪明人在互联网上赚聪明钱，但是公益才是我们共同的宗旨。我们在 ICANN 的工作是平衡所有利益，并确保企业繁荣发展，政府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公民社会的声音被听到，但是最终做决定时还是要从公益出发。请成为其中的一员，欢迎加入 ICANN。我希望新加坡会议带给你们重大收获。

珍妮丝·杜马·朗琦：

非常感谢法迪。非常谢谢你抽空来到这里。他要抽空才能来，但总能很好地延续我们的话题，这就是他说话的方式。[萨马兰]对 ICANN 角色的讨论开了个头，我想你将完成这个话题。在法迪讲完后，下面请你继续带大家回到这个话题，有关我们的所有志愿服务。

萨马兰：
好的，实际上法迪强调了 ICANN 工作的唯一性。如他所说，基础设施已经碎片化，我们大家所使用的一系列应用程序也已经碎片化，并且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要求。ICANN 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无缝地将这些联合。回到上一张幻灯片，看到屏幕上的图形，你们将了解到当两个人很简单地尝试连接时，在后台进行的所有工作。在后台进行的工作有很多，今天下午你们将多次看到这个图形，因为我们将解释各种各样的站点，以及在这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以上就是我此刻想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罗嘉荣：
好的。现在轮到我了，但是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向大家介绍郭先生。他是亚洲副总裁。开始时我提到了他的名字，但当时他在另一个地方开会。下面先请郭总讲两句。

郭又铨 (KUEK YU-CHUANG)：
谢谢你的介绍，嘉荣。很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和嘉荣以及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所以我们自然既要热烈欢迎大家出席 ICANN 会议，也要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我想当你们来参加 ICANN 会议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此行将会接触很多信息，参加很多会议，但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在完成主要会议议程之余，抽空欣赏一下这座城市，也是这个国家。这里没有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我强烈建议你们这么做。另外，你们可能会注意到，在 ICANN 会议期间，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同时在举行六到七场会议，所以抱歉我来晚了。我刚刚在参加一般会员会议。

此外还有其他会议 — 通用名称支持组织会议、gNSO、ccNSO — 这些都是你们今天将会听到的简称。请抓住这周的机会到不同的会议室走走。如果你们不能明白所有的问题也没有关系。我加入这个社群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刚来时我也不是什么都懂，但凡事总有一个开始，今天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如果大家在本周内有任何需要，请直接找我或者团队中任何一个佩戴蓝色“员工”标牌的成员。我们很乐意尽可能地帮助你。同时信息展位也始终向大家开放，珍妮丝和她的团队将热情为大家服务。我耽误了一点嘉荣给大家讲幻灯片的时间，想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欢迎之情。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

罗嘉荣：

谢谢你，郭总。本来我要第一个讲解幻灯片，但后来我意识到我要排在尼戈尔之后，他非常热情，之后又排在法迪之后。这使讲解十分困难，但我会竭尽所能使它...少一点亚洲人惯有的保守。现在，回到我的部分，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第二，为什么我们都应该参与。在这方面法迪谈到了一些。我想再举两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ICANN 成立之初，我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域名和 IP 地址，而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出现两个不同的服务器拥有同一个 IP 地址的情况。否则的话，当你输入一个名称，计算机将它翻译成 IP 地址后，就不知道该转向哪里，因此就需要有一个协调机构。这个协调机构本来可能是 ITU，可能是美国政府，也可能是任何一个机构。但是美国政府，在组建 ICANN 时，其初衷是让互联网这个网络的网络不要由某一个人、某一个机构或组织来运营或支配。

所以那时就形成了成立一个由多利益相关方运营的私营组织的想法。那么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如果我们用一家公司来打比方，在一家公司里，一家上市公司里有股东。股东有第二个组织，对吧？但是在像 ICANN 这样的组织中，我们没有股东。你们不购买 ICANN 的股票。我们有利益相关方。那么谁是利益相关方？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 以及为什么我们首先构想的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从亚洲人的角度，我很习惯于政府牵头的流程，虽然当初在我看来，它似乎没有多大作用，但是无论如何，自 1998 年至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发挥了作用。

第一个例子就是在 .com 风行期间，每个人都开始购买域名，每家公司都需要有一个 .com，所以公司开始拥有域名，之后当出现域名抢注时问题就来了。我知道麦当劳还没有购买 McDonalds.com。于是我可以先购买 McDonalds.com 并抢注它。当麦当劳想要它的时候，我就说“你愿意出多少钱呢？5000 万美元？”我会试着以 50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这种域名抢注情况出现了。我们如何解决 DNS 上的所有这些域名抢注问题？是让某一个政府来决定，说，“对，把它还给拥有它的公司”？

但是麦当劳只在美国注册了商标，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注册，而抢注麦当劳的人可能在中国遥远的国家，那个法律辖区不会允许麦当劳被收回。因为 ICANN 是协调 DNS 的组织并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基础上运营，所以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ICANN 中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询问 WIPO，“你们为什么不撰写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报告呢？”而 WIPO 其实提出了一份报告，并在 1999 年也就是 ICANN 成立一年后得到了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采纳。

这个政策当时称为“统一争议解决政策”(UDRP)，也是我们今天所遵从的政策，当有人故意抢注你公司的名称，而该名称已注册商标且在全世界都知名时，就允许你拿回那个域名。Ebay 最近就通过 WIPO UDRP 打赢了一场官司。当有人要购买 1ebay.com、123ebay.com、ebay1.com 时，他们收回了超过 1000 个与他们有关的域名通过这一政策他们收回了超过 1000 个域名。这个政策是通过 ICANN 所拥有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制定的。所以我们在此代表的是某些组织，某些企业。法迪提到在 ICANN，我们所做的是公共服务，的确如此。

就员工来说，我们不制定政策。我们只能促进它。但是 ICANN 中各个利益相关方团体所做的工作全都源自于你们。这就是为什么保持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如此重要。在这张图上你们可以看到，利益相关方团体分为许多种 — 企业、公民社会、个人、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也可以是尝试访问某个网站但又访问不了的某个人，所以你们也有问题。编址和编号组织是管理 IP 地址分配的组织。

技术工作和安全专家 — 当我输入 www.icann.org 进入的却是达美乐比萨的网站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捍卫这个安全方面。政府和 IGO。政府的参与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就某个政策对全球域名系统的作用在国家内和跨辖区进行协调。现在，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来了，“好，我理解整个愿景，但是我属于那个位置呢？我怎么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类别？”最简单地说，ICANN 是以某种方式组织的，你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属的领域，并探讨与这个领域相关的各种问题。

现在，我之前提到的 UDRP 在 gNSO 之下，另外在 gNSO 之下有一个部门，在绿色圆框下，你们可以看到“IP 利益”。这是知识产权人员聚集并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之后还有 ASO，也就是地址支持组织。我有时也会混淆。我记得这些简称，但忘了它们的含义。我提到了帮助将 IP 地址分发到世界各地的组织。之后有 ccNSO。你有问题吗？

劳伦斯 (LAWRENCE):

抱歉在这里打断一下。我叫劳伦斯[听不清 01:36:10]，来自尼日利亚。我想知道 ASO 和 NRO 之间有何区别？我注意到左边的是支持组织，但是有一个，NRO 也列为支持组织，但不在这幅图中。我想知道我所看到的五个地区机构是否都列在这里。我想知道 NRO 和 ASO 之间有什么关系。

史蒂夫·康特:

谢谢你的问题。ASO 是一个支持将信息传达给董事会的被认可的团体，在 ICANN 流程中自成一派。NRO 几乎完全是由同一个团体组成，但他们是一个由不同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创建的组织，目的是在自己的社群内制定并协商有关编号的全球政策。所以 NRO 将对 IPv4 消耗模式作出决策；确保每一个地区注册管理机构在 IPv4 耗尽之前获得合理数量的 IPv4 地址。他们研究有关 IPv6 分配空间的政策，研究 RIR 何时向 IANA 申请更多 IP 资源才合理以及类似问题。所以 NRO 更多的是一个在自己的领域和论坛内自治的团体，而 ASO 则是他们在 ICANN 流程中反馈意见的机制。

罗嘉荣：

谢谢你，史蒂夫。详细讲解这些超出了我自己的范畴，但是请允许我退一步，给你们介绍一下概况。之后将由我的同事进行详细的介绍。在 ICANN，我们根据你来自或代表哪个利益相关方团体，或者你对哪个利益相关方团体感兴趣，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组织。首先我们有支持组织，也就是 SO。SO 帮助在 ICANN 中制定政策，所以他们做着各种政策相关工作，这些政策涉及到 DNS、名称和号码方面的各种问题。政策出炉后即上交，当社群中达成共识后，政策即提交到董事会。

在右边你们将看到咨询委员会 — 它们的简称以 AC 结尾。所以有 GAC — 政府 AC、RSSAC、SSAC、ALAC。这些 AC 就政策提供意见，比如“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或者“我们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这个意见也会提交到董事会，然后他们会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作出决策。所以基本上，它是以 SO 和 AC 的形式组织。然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或者你所代表的组织，在 ICANN 内找到自己所属的 AC 或 SO。

说到这里，你们应该大致了解我们如何组织讨论。ICANN 从一开始就是以这种方式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也有所发展。以上就是对组织方式的介绍。其实我早前已经说过这方面，只是说法有些不同。你们可以看到 AC、SO，第三个就是技术咨询团体。正如法迪所说的，基本上 ICANN 就是帮助实施名称、号码和协议参数。关于第三个，协议参数，是指 ICANN 实施由某个标准团体如 IETF 设定的协议参数。

IETF 决定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何时会话、一个数据包有多长等标准。这样在全球范围内，每台计算机都采用相同的标准，所以计算机采用相同的语言。否则，如果数据包太长或太短，它们就无法相互理解。这也是技术咨询团体所介入的方面。在这三个结构中，根据你来自哪里，你对什么感兴趣，加入其中一个组织，其中一个 SO 或 AC，并加入到对话当中。开始时你会感到非常困难，因为有的对话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你们有这个绿色通行证，就可以随时随地说，“嘿，我不懂你们说的。能给我讲讲吗？”

纳维德 (NAVEED):

我是纳维德，来自巴基斯坦。我是第二次参加了。我们反复提到 AC，但是最好要了解一下在整个流程中他们提出建议的时机。什么样的建议... GAC 可能扮演着和 ALAC 不一样的角色，其他 AC 也是如此。这方面你能说一下吗？谢谢。

罗嘉荣:

很简单，这些建议大多是关于某项政策是如何确立的。

珍妮丝·杜马·朗琦:

这个问题我来说明一下。在前几次 ICANN 会议中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 — 没错 — 就是关于一些具体的新通用顶级域。如果你想想 gNSO... 让我来证实一下。我认为这就像将某个没有执照的人排除出局。如果你看看 gNSO，其中的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团体和选区都代表了一个领域。此前我们谈论过这些领域，你们可能来自 — 公民社会、最终用户、技术、政府 — 你们是谁？你们在想什么？

然后你们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并且思考，“我可以影响哪些方面？哪里能让我表达关切的声音被听到？”作为一名企业主，你可能已经决定要拥有一个顶级域 (TLD)，而这个 TLD 政策是由支持组织 gNSO 来制定的。八九年来，都是由他们制定通用顶级域政策。这些团体，注册管理机构 .com、.net、.org，注册服务机构 — 对每个人来说，GoDaddy 永远是最好的例子 — 还有 Tucows。知识产权利益，ISP、时代华纳，你所拥有或你所在地区的有线电视公司。企业 — 谷歌、微软，非商业利益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关切。

所有这些团体都在 gTLD 政策的制定当中给出了它们的声音和意见，一旦这个政策确定下来并得到董事会批准 — 像嘉荣所说的，多利益相关方先达成共识然后董事会批准 — 那么作为 ICANN 员工，我们的工作就是实施它。那么就会有企业主说，“我从事商业，我要加入到这个新 TLD 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因为作为一名商人，它对我而言很重要。我要帮助构建那个政策。对，既然现在有政策，而我又是商人，那么我就要申请 .wine，因为那是我的业务，我需要这个名称。”

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是 .vine，也许是 .vin，也许是另一种语言中的 .wine。现在，通过这项政策以及它的实施，通过申请流程的运作，从事某个行业的商人来到 ICANN，想要了解怎样才能发出他们的声音，享受他们的政策，怎样才能进行申请 — 而其他人也在进行这个申请。争议。争议解决。现在必须有人来解决这个情况；根据已经制定和批准的政策。

现在，这个企业主在等待，几百万美元的命运，而此时 GAC 说，“等一下，我们对 .wine，对 .vin 有一些建议。我们要向董事会提出意见。” ICANN 董事会章程规定，必须听取 GAC 的意见。整个过程的运转戛然而止。已获批准的政策的操作和实施暂停，我们必须停下来，听取与政策相关的意见，这个政策是作为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世界成员的你们来帮助制定的。所以你们既有 SO 帮助制定政策，又有 AC 就已经制定的政策提出建议。再说一次，这是各个领域之间的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所以从全球角度来看，从所有角度来看，我们都可能提出某种意见，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满意，但是我们尽量找到某种方式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达到平衡。

罗嘉荣：

非常感谢珍妮丝。在巴布提问之前，请允许我快速补充一点。我要举有关 .amazon 的例子。为什么必须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参与？比如，我们都知道亚马逊公司，对吧？我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名叫亚马逊的事物。所以，当某项政策允许注册 .amazon 时，我们如何确保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amazon 被理解为亚马逊公司呢？这时 GAC 介入进来，说，“不行，实际上亚马逊这个词也代表了拉丁美洲亚马逊河区域内的一个地区。”这就是意见进来的时机，它阻止了亚马逊公司获得 .amazon，因为它触动了另一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利益。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必须让每一个人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团体参与，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某项政策可能会触及你的问题和你的某些利益，而其他人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种情况可能是由文化差异、地理差异、语言差异所造成 — 如果它触及这一领域，这时你就必须发出你的声音并让这个声音被听到，特别是在 AC，这一点很重要。巴布，你有问题吗？

巴布 (BABU):

如果这些小点是一些[听不清 01:50:03]，那么我数到 [2226]，这个一般会员是[七]。我数到提名委员会是八，如果我们将[听不清]，那么每一个国家有八个数字，所有其他都是七个，还有一个 ICANN[员工 01:5:21]。那么决策流程是什么样，这个选区又是什么样？

珍妮丝·杜马·朗琦:

如果没有其他人回应的话，那么我来回应一下。首先，这是一个图形，点数上不一定准确。下面我讲讲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报告。他们是一组有着不同背景的人员，专门出去寻找合适的人选并推选他们进入 ICANN。他们推举的人选可能知道或不知道 ICANN，但能够给 ICANN 董事会或我们的某一个委员会，像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或者我们的某个 SO，比如 ccNSO，带来不一样的经验和不一样的视角。所以提名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出去寻找能够使 ICANN 内的社群多样化的人选。

所以当你们看到董事会时，当你们在周二的欢迎仪式上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见到他们，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选择他们的标准不是依据他们在 ICANN 的经验，而是依据他们的现实经验，这样在通过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进行决策时我们就能具备多样性。提名委员会没有投票权。蓝点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 它其实只是一个图形。但提名委员会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周二下午 5:30 将会有人就提名委员会与英才计划小组展开对话，这个对话向所有人开放，大家都可以来听听他们具体做哪些事情。

艾斯塔·帕特里夏 (ESTA PATRICIA): 我叫[艾斯塔·帕特里夏·阿基罗 01:53:01]，来自乌干达。我看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一个元素让我很疑惑。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是否正确，它好像是“监察官”。在模型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罗嘉荣:

克里斯·拉哈特先生 (Chris LaHatte) 就是我们的一位监察官。会议开始时他就坐在我旁边。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监察官沿用了传统的定义。基本上如果任何人对运营有问题，或者不管是你觉得我们的员工在某件事上做得有失公正，还是认为社群在某件事的做法上有失公正，都可以向监察官报告。监察官就像一个对组织中立的吹哨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给克里斯·拉哈特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公正，这个流程做得不对”，或者“我没有得到这样的对待”。把问题提出来并让监察官了解。

然后监察官将作为吹哨人，把这个问题向董事会提出。这样就杜绝了任何有失公正的做法发生。基本上他是一个可以介入的制衡者。克里斯·拉哈特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让你们见一见他。

卡瑟琳·瓦伽玛 (KATHERINE WAGAMA): 非常感谢。我叫卡瑟琳[瓦伽玛]，是来自乌干达的英才计划学员。有关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角色重复或者来自所有这些社群的意见互相矛盾的情况？如果没有，你们如何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有，你们如何应对？我有两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认识问题 — 我们回到家后如何向我们的社区介绍 ICANN？因为从[听不清 01:55:44]当我说，“我要去新加坡参加第 53 届 ICANN 会议”的时候，他们会问到，“好，那么 ICANN 是什么？它是做什么的？”

然后我就得解释一番。的确，你们的工作很重大，然而不是很多人，特别是在我的国家，不是很多人了解你们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所以我想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改善这种情况。谢谢。

罗嘉荣: 让我们先集中提问，然后再一个一个回答。我们现有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意见冲突，第二，如何提高 ICANN 的知名度或者进行外展。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

发言人： 还是关于监察官的问题。我听到很多关于 ICANN 成立一个人权工作组来处理在线人权问题的意见。之后又有沃尔夫冈·科纳沃茨特先生 (Wolfgang Kleinwachter) 反对这个意见，并且说 ICANN 已经设置了一些职能来处理人权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ICANN 中的哪个人在哪个层面上处理互联网上的人权问题？是监察官吗？是监察官处理这些问题，还是不会处理？

罗嘉荣： 谢谢。我们待会儿将回答这个问题。

佛阿兹 (FOUAZ)： 我是[佛阿兹]，来自巴基斯坦。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说过，政策制定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各个领域一直到 AC 和 SO。那最上方是谁呢，董事会董事吗？还是说有一个最高层人员来决定是否实施这项政策？

尼戈尔·希克森： 我们是否现在就回答这些问题呢？否则的话可能会忘记！珍妮丝作了记录，稍后她将会提醒我们。顺便说一下，她将我们标记为演讲人，总共十个。如果我们能满十个，今晚就能免费喝一杯，但是如果只有九个，那就只能喝柠檬水了！关于多利益相关方方式，之前我就想说，总体而言多利益相关方方式颇具创新性。ICANN 没有权利说多利益相关方是我们发明的，但是 ICANN 对多利益相关方方式的发展颇具创新性。



有时作为工作人员，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会努力在不同的领域寻找实践多利益相关方方式的其他事例；在政府方面，在不同的领域。我们找到了一些领域，像艾滋病。在艾滋病的治疗和其他方面，社群以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共同合作，但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例子。多利益相关方方式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决策。因为在一个多边关系中，像在联合国或者很多其他政府间组织，最终决策者是政府。

他们聚到联合国或 ITU。关于 ITU，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团体，具有非常显著的多利益相关方特征。之前有人问过这方面的问题。ITU 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但最终还是政府坐到一起，比如去釜山召开全权代表会议并制定决策。在联合国，各国政府汇聚到纽约并制定决策。在这里，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方式中，最终是由董事会来作决策。还有人问了一个关于提名委员会的非常好的问题。提名委员会推举人选进入董事会，还有其他成员被提名进入董事会，但最终是由 ICANN 董事会来做决定。

由 146 个政府组成的 GAC — 他们也在这里开会，无疑你们当中有人会进入 GAC，因为你们有的人属于政府，因此你们将看到他们所做的工作 — GAC 在向董事会提出政策意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 ICANN 所依循的章程规定，必须听取政府的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见会被采纳，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最终还是由董事会来做决定。这是多利益相关方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你有这些不同的元素向董事会反馈，给董事会提供意见，但最终还是董事会来做决定。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们要让黄慈保来谈谈外展吗？怎么样才能把信息传播出去？

黄慈保 (KELVIN WONG)： 是关于某个区域内外展的问题吗？

珍妮丝·杜马·朗琦： 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ICANN。

黄慈保： 为什么没有人知道 ICANN？也许第二个问题更容易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英才计划的学员们来到这里。我想法迪也说了，你们是最重要的人。不仅仅是英才计划的学员，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有新成员。你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可能以前从未听说过 ICANN，或者忽然间觉得自己有必要多了解一下 ICANN。这些就是我们要将 ICANN 传播给的人群。如果你们看到 ICANN 的图表并问我们有多少员工，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有 200-300 人。

对于一个协助维护互联网自由与开放的组织而言，这个人数非常少。如果你们看到有的人不是在洛杉矶工作... 我们正在增加员工。在 APAC 这里我们设立了办事处，但是其实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在做宣传 ICANN，告诉人们为什么我们要维护互联网的自由与开放的工作。这个人数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乘法[法 02:03:49]，也就是让在座的每一位参加完本届 ICANN 会议回去后告诉大家你们在这里的经历 — 希望那是好的经历 — 并让他们了解你们对 ICANN 有何想法；我们的透明度如何以及我们是如何工作的。然后鼓励你们地区，你们国家的人来到 ICANN。谢谢。



罗嘉荣:

抱歉，我能补充一点吗？基本上，开头我介绍了 APAC 团队并提到我属于 GSE 小组，同属这个小组的还有黄慈保、宋峥、[萨马兰]以及后面的[Hiono]和由美 (Yumi)。这就是亚太地区合作小组，我们要和利益相关方合作，让人们知道 ICANN。在非洲地区，我们有皮埃尔 (Pierre)，他今天不能到场，但我会记下此事以便让大家联系上皮埃尔，因为皮埃尔的工作是联合非洲的利益相关方。

我们要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合作，不仅仅是说，“你们来参加 ICANN 会议，回去后把你们的经历告诉他们”，还要赋予你们正确的工具，你们需要的信息，并且与你们一起让更多人了解到 ICANN。

尼戈尔·希克森:

没错，因为最终这是所有组织努力的目标之一 — 就是为了确保你们更好地了解 ICANN，这样你们国家的政府、利益相关方就能更好地了解 ICANN 做什么，因为就像法迪说的，这对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唯一性至关重要。下面回答你关于人权的问题 — 本周将会有关于人权的会议，到时候你们还可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ICANN 没有专门的人权工作组，但是人权显然很重要。

在新通用顶级域的推出上它很重要，在 ICANN 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关系上它也很重要。众所周知，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在如何开展业务上与 ICANN 之间存在合同义务。其中有的方面触及隐私，有的触及安全性，有的触及数据保护，所以人权也牵涉其中。我们对人权有过一些非常精彩的讨论。

我还没有真正解释过我的角色，因为没有时间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不过我和国际政府组织打交道。这就是我的角色。我是政府合作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是更广泛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小组的一部分，同时我在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媒体和信息社会委员会工作，并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人权。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做的一件事，并且我们要求其他... 因为我们的口译员要参加他们的下一场会议，等等，我们没有时间了。下午 1:30 我们将会从上午遗留下来的问题开始。我们将会在下午 1:30 开始这些问题的讨论。稍微概括一下，今天上午是为了奠定一个基础。它说到了“你们是新成员，我们欢迎你们全面参与进来。”说到了互联网生态系统，其中有众多实体 — ITU、IETF、UNESCO — 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有众多实体。

我们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就是 ICANN。ICANN 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名称和号码，我们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执行我们的任务，让所有领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让社群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制定政策并对政策提出意见。这就是今天上午我们谈到的内容。它让你们向我们的 ICANN 团队成员介绍自己，让你们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工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今天下午，我想从这些问题开始，所以已经举手提问的人，我想请你们跟我确认一下问题，确保这些问题在一开始得到回答。

之后今天下午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gNSO 和 ccNSO 以及政策的制定。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IANA 以及为什么它对你们很重要。我们将讨论域以及它为什么重要，我们将讨论网络安全 — 它为什么重要以及 ICANN 做了什么。所以今天下午将会有不同的发言者来引导这些讨论。我们还将讨论构建一个日程，尽量让你们的行程紧凑一些。我们将告诉大家有哪些有趣的事可做 — 对！参观新加坡，就像郭总说的 — 除了英才计划的学员之外，他们必须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就如何度过这一周提出更多建议。

因此我恳请大家在下午 1:30 回到这里，进一步了解本周你们可以参加哪些活动。谢谢大家上午的出席。我知道会议很长。感谢我的演讲人和我的团队。希望在下午 1:30 再次见到大家。

[newcomer-2-08feb15-zh]

珍妮丝·杜马·朗琦：

欢迎回到下午的会议。我看到下午的人比上午少了一些。我不想独自完成这个会议。我将让罗伯发言，他的发言会很有用。但是诸位，请大家坐好，我们的会议就要开始了。今天上午我们说过，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互联网生态系统和 ICANN 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的角色，是为了给今天下午的讨论奠定基础。上午结束时我们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我想要做出解答，而且我答应下午的会议一开始就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后来我们有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决定并指导提问者参加另外一些会议，这些会议可能能够更好地解答他们的问题。所以会议一开始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将从珍妮丝的名言开始，当然原话不是珍妮丝说的，但她今天要借用某人说过的话。今天上午我提到过我管理英才计划，这是 ICANN 内部希望通过多种途径来建设能力的一个资助计划。

其中有一位学员，结束在这里一周的学习后说道，“ICANN 会议是一个绝佳的渠道，透过它可以了解万物互联，建立一个由创新、智慧型人才组成的圈子，交流观点和思想，还能发掘一系列让你终生难忘的社会和技术探险。”我非常喜欢这种说法，并且我想，“下午我们就以那个想法开场。”今天上午我对学员们说过的一点就是，“不要让本周的时间白白溜走。它将过得很快。”本周应该好好利用与 ICANN 员工和社群成员面对面讨论的机会，真正使本周成为你自己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

所以要利用机会。利用我们的员工、董事会和社群成员。我们在此为你们服务，今天上午法迪也谈到了这一点。我希望每个人在离开时都感到自己已竭尽全力使自己的大脑装满了信息，同时也享受到在这里结识的伙伴们的友谊，此行既增长了见识，又丰富了经验。今天下午的第一位演讲人，就是在我右边的罗伯·霍格珈斯先生，他是我们政策制定团队的成员。我将让他来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罗伯，今天上午我们讨论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gNSO，特别是从政策制定角度探讨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我们就讨论到了这里。

罗伯·霍格珈斯 (ROB HOGARTH): 下午好。感谢珍妮丝的介绍。我是罗伯·霍格珈斯。我是政策制定支持小组的一名成员。我所负责的领域是政策和社群合作，我很高兴能够在每届 ICANN 会议的第一个周日来到这里认识新成员，向你们大致介绍我们在政策团队做些什么，我们如何帮助社群开展政策工作，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推进现实决策和活动的进行。我很喜欢珍妮丝在介绍这个会议所说的一点，也是我们很多人再次报名参加这个会议时她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这里将是一个轻松的、分享的环境。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走来走去的原因 — 因为我真正将它视为一个互动、问答的机会，就是给你们提供帮助，让你们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对我们在 ICANN 会议上究竟做些什么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和你们分享一些有关我们做什么的更广泛的概念。首先，我想看看大家分别属于哪些社群，请大家举手示意。如果你们是 ASO 社群的成员请举手。有没有人？很好。谢谢。ccNSO 社群呢？谢谢。一般会员呢？ALAC？很好。谢谢。

有人来自 GAC 吗？谢谢。gNSO？技术方面，SSAC 或者 RSSAC 呢？谢谢。这很有帮助。其实我真正想要看到的，珍妮丝，是我们有合理的多样化的人群。这是 ICANN 几年前制作的一个很好的图表，为了配合本次会议的主题，我确定并重点指出了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在 ICANN 所做的工作。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怎样工作，谁来做这项工作，我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从很高的层面来谈。首先，我们怎么做这项工作？在 ICANN，有四个主要原则和概念对整个组织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咨询工作非常重要。

第一个，也是关键的一个，就是多利益相关方。在我提到 ICANN 社群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团体都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其理念是，让每一个对特定问题感兴趣的人，每一个会受到特定政策或活动影响的人，有机会参与到向 ICANN 组织提出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其理念是，你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来到 ICANN 会议之前已经远程参与过，还是现在第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机会邀请你们的同事以及与你们一起工作的其他人参与到 ICANN 的活动中。

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其关键要素和重点就在于确保我们的组织和流程正当合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它们要来自一个有知识、有信息的地方，来自一个人们觉得自己有机会参与、献言的地方，并且是来自从事它，或者有兴趣从事它的可能的最广泛的人群，而不仅仅是一般人群。所以从 ICANN 的角度来说，这非常重要。

另一个方面我之前差不多讲到，就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概念是，如果从互联网空间内外各种不同角度出发，有来自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每一个人参与，而且有这些贡献提案，那么 ICANN 就不是一个由董事会的几个人或者高高在上的几个人所控制的组织，不是由这几个人在主流之外不和世界其他部分或其他社群对话就擅自制定决策 — 而是 ICANN 所制定的政策决策和原则真正来自社群。

它们不是来自某个拥有特定利益的特殊团体或个人，而是来自每一个人。政策制定原则、活动、决策基本上都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你们在今天早些时候谈到了 gNSO、ASO 和 ccNSO 能够制定政策并且有非常具体的流程。它们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活动、流程、规则和制度要遵守，这样流程就能保持一致。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政策不仅能通过某个 SO，通过 ccNSO、gNSO 或 ASO 的对话来制定。

还能通过这些组织或者甚至某个 AC 中的个人来制定，此人可以到董事会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何不指示某个 SO 采取一个新的流程、制定一项新的政策、研究一下 DNS 中可能出现的某个活动或问题呢？”因此不管是从道理上还是从原则上，让社群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想法非常重要，这样一旦这些想法提出来，社群成员就有机会讨论决策，研究它们，达成共识性的概念和意见，最终向董事会提交建议要求他们来做决定，进行批准。

政策如何制定的最后两个因素需要做一些解释 — 即开放和透明。在有的人所说的语言中，这两个可能是非常相似的概念。在 ICANN，我们所说的开放其实是指来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的任何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只要你想加入某个工作组，某个起草小组，就可以自告奋勇，分享你的专业知识，投入你的时间，挽起袖子大干一场，并真正参与到与同事以及那些与你利益相似或相左的其他人的讨论当中。

对于我们所做的政策工作以及董事会所做的最终决定的正当性而言，有一个开放的流程可以让人们参与也非常重要。现在，开放一个流程并不是说你非得坐到电话旁或者来参加某场面对面会议。其概念是，你有多种多样的机会来加入流程。ICANN 投入了一个完整的基础架构来征求公众意见。

这是评价某个已写提案，聆听参加 ICANN 会议的某个人意见的机会，随着我们将就若干问题，特别是关于 ICANN 问责制、IANA 管理权移交的问题进行讨论，你们也有机会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它可能不是工作组成员所写的那种正式提案，但也是你花时间写就的成果。它可能是对评议或谈论某个话题感兴趣的某一群人、某一个组织、或者世界上某个地区的人的集体行动。

同样，不管是加入工作组、提交书面意见，还是在这整整一周的过程中你们将看到的，参加会议，站在会议室中央的一两个麦克风前，真正地向社群其余成员表达自己的想法，分享自己的观点，这些机会的存在也都至关重要。作为政策制定小组，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收集这些意见？我们如何整合这些材料？我们如何与从事政策制定工作的人合作，帮他们微调、确定新意见，或者修改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反映社群的更普遍观点。

现在，和开放性有关的概念就是透明度。那是指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在政策制定方面正在发生什么。开放是一个方面，但是没有人有时间或有能力参与到 ICANN 进行的每一项工作当中。你可能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它是基于你的职业、爱好、背景或专业，但是你也可能对其他团体正在进行的活动感兴趣。或者你就是没时间投入到一个完整流程或周期的工作中，每周或每月都在工作组会议中现身，一次就是几个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透明度的概念是说即使你不在这个房间里，或者你不能参加，但仍有机会看到正在发生什么 — 无论是通过发布的会议录音和文字记录，或者你根据录音自己记录，还是通过工作组工作的文件记录，你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讨论什么，在使用哪些文件。流程透明非常重要，这样人们才能看到在发生什么。

那么，透明度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不仅要记录并提供信息，还要让它可以获得。作为一个社群和组织，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将信息制作成人们可以找到的格式，让他们能够了解问题，这样他们才能贡献有意义的提案或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同时确保它提供多种语言，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

其中一件大有帮助的事就是，基于你们小组或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机制或概念或讨论，听取来自你们当中很多人的、或者相关小组更广泛的意见，真正考验 ICANN 或你们所属的组织，看看它们是否始终遵守了这些原则，这一点将会非常重要。你们所服务的小组是否是多利益相关方？你们是否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提出意见或概念？活动是否向所有人开放？是否透明？

非常重要的一点 — 不仅是在过去的 15 年，还是在当今这个年代 — 在社群成员讨论问责制以及我们如何开展社群事务和组织事务时，我们要一直遵循这些原则和概念，它们真正是我们开展社群工作的基础。那么，“有谁？”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这张幻灯片，我会让你们浏览一下各个团体并问问你们属于哪一个。我知道你们关注 gNSO。这张幻灯片的目的是提醒你们注意，AC 和 SO 之间存在差别。

这个差别非常简单。SO 在如何开展工作上有着非常具体的流程和面向，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向 ICANN 董事会提出政策建议。这与 AC 不同，AC 没有这样的任务，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任务甚至可能更为重要。作为整体流程的影响者，他们就自己擅长、了解以及有着一般经验的领域提供建议。它是来自政府方面，来自安全性与稳定性方面，来自根区的管理方面，以及其他每一个对 ICANN 在 DNS 的管理和运行上在做哪些工作感兴趣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列表中的 AC 方面有一点变化，在 ICANN 的不同历史时期，该组织都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个我们没提意见的小组。有一个我们需要提更多意见的领域。”我预计，特别是从 AC 的角度，根据我听到过的人们的一些讨论，这些数字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可能会有更多擅长某个领域、需要在 ICANN 流程中贡献意见的 AC。我想，重要的是要有一个 AC 和 SO 之间随时间发展的关系模型。

也就是说，各个小组花时间，特别是在 ICANN 会议上，双方会面分享信息，探讨自己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并帮助对方理解和管理他们所做的工作。因此特别是在 ICANN 会议期间，你们将看到时间表上有 ALAC 和 ccNSO 之间的双边会议。有时，ccNSO 和 gNSO 会聚到一起，讨论共同关注的领域，不过很遗憾本届会议上没有安排。刚加入我们不久的成员可能还不知道，ccNSO 和 gNSO 曾经是一个组织，多年前进行了拆分，以便能各自关注对自身社群而言很重要的具体领域。

因此虽说 ICANN 的结构或底部基础十分稳定，但也有可能会随时间改变和调整。本次会议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作为一名新成员。你们将看到社群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在 IANA 管理权移交方面，还将看到各个跨社群工作组和来自所有这些小组的代表们如何汇聚一堂，一起讨论 ICANN 问责制以及如何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这项管理权移交工作。

我无意吓唬任何人。珍妮丝只给了我 30 分钟时间。我有两张总体图表，让你们了解 SO 的工作是非常有组织的。这是一个在 ICANN 正式制定政策的流程。我举了 ccNSO 和 gNSO 的例子。ccNSO 看起来像一部手机，那条蛇或者 Z 字形代表 gNSO。你们要理解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都是非常正式的流程，如果你们阅读章程的话，会发现里面有两到三页是专门讲这两个社群参与政策制定的期望值是什么。

特别是，如果你是 ccNSO 社群或 gNSO 社群的一员，熟悉它会很有用。不要带着应付考试的心态来看，而要带着了解它如何构成，如何开展工作的心态。这非常有助于你们将本周看到的某些讨论放到某个大的背景之下。如果是工作组会面，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他们的讨论处于流程的中间。如果是起草小组，那么很可能是处于流程的前期。如果是在委员会级别讨论某个问题，那么它可以是处于流程中的任意一个时间点，因为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负责批复他们 SO 内的各个工作组并从总体上管理正在进行的工作。

但我要指出很重要的两点，也是 ICANN 工作中的共同之处。一个是报告机制，由于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通过书写来进行，因此很多工作的完成、很多辩论的进行都是透过语言。它们是透过你如何描述某个问题、如何以有力的方式表述、如何就一套语言达成一致来最终产生决定的。因此报告是所有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是我先前谈到过的公众意见 — 它不但给某个社群的成员参与和讨论现行工作的机会，还给社群中的其余人员评议、回应、评价和评审的机会，以便从根本上对某个问题是什么、讨论的是什么、要紧的是什么这些问题获得更好的理解。所以这些就是常规工作的重要因素。现在，看看加入 ICANN 的每一个人，没有很多人在政策制定领域工作。

想象一下整个社群中，那些对 ICANN 工作感兴趣的人围成很多个圈，全世界可能会有 10000 到 15000 人左右。我们承认 DNS 和 ICANN 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那种走在新加坡大街上人人一说便知的事情。你们所做的工作，你们所加入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高度专业化的，而且你们所做的工作也是非常细的。ICANN 的常规工作也是如此。它可以非常细。

所以在这 15000 人当中，如果根据不同的兴趣水平进一步划分，有的人仅仅是留意 ICANN 的动态，有的人偶尔参与一个问题，真正细分下来就会发现，可能只有 500 到 1000 人经常参与，并亲自加入到一些活动中。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人在很多方面，代表的是与他们情况相似或者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的几百人、几千人或者几万人的群体。所以有这样一个代表模型非常重要，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 10000 人来参加 ICANN 会议。本届会议可能会有 1600 到 2000 人参加。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 ICANN 不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我们的人数相对较少，他们与不同的 SO 和 AC 合作，帮助它们管理自己的工作。我所在的小组大约有 27 个人，有时我们会在某个问题上请一些合约方或专家帮助我们，具体视问题而定，因为他们拥有某项专长。但是与各 SO 和 AC 一起工作的是通常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小组，可能只有三、四个人。从组织的角度，我们要尽量确保我们具有地理多样性。

如果你喜欢数字，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九个国家，五个时区，你随时都能联系到一名政策小组成员，根据我们的统计，一天 24 小时中通常有 18 小时我们有人在工作。但是人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特定领域，因为他们与 ccNSO 和 gNSO 一起工作，这可能非常有助于使流程顺利推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我们扮演什么角色？作为员工，谁来支持你们的工作，支持社群的工作？答案简单明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帮助、支持和管理。

我们帮助社群开展工作，有时是作为起草者，有时仅仅是确保电话线接好，方便社群成员一起工作。我们负责确保所有这些文件都被放到网站上。我们也帮助社群理解有哪些规则，并帮助他们管理流程的进度。所以基本上这些就是我们小组负责的主要领域。这多少有些奇怪，很多时候人们会说，“噢，你们是政策小组，你们制定政策一定非常辛苦吧”，我们的回答是，“不，这个政策小组其实是政策制定支持小组。

在 ICANN，制定政策的是那些投入时间、专长和热情来讨论这些问题的社群成员。我们所发挥的作用就类似于确保火车按时运行，确保辅助你们同事开展工作的资源已经到位。”

最后，因为我们没有讨论 ICANN 的任何具体政策或活动，但是我觉得你们大致了解一下会很有用，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月度政策更新的话，不妨订阅一下。这个刊物每月一期，每期大约有 20 到 40 页，我们会在其中按各个 AC、SO 披露本月发生了什么，最近有哪些活动，其中一些是关于具体流程的信息 — 一份新的报告刚刚出炉，或者意见摘要已发布 — 此外还有关于领导层变动的信息，例如谁负责哪个组织，有哪些计划等。

上周出版的政策更新讨论了多个社群在本次会议上有哪些计划。这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资源，经过我们的精心设计，你们不必阅读全部 40 页的内容。如果你对某一个社群或者某一个具体问题感兴趣，那么只关注这一个领域就可以了。我鼓励你们至少订阅这项服务，它将每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你们可以利用它了解更多有关 ICANN 的信息以及某些问题上的工作进展。珍妮丝，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五六年来我一直从事这项工作，有时我们有很多问题，有时一个问题也没有，但我始终会在这里，或者政策小组的成员始终会在这里，一如既往地来参加会议。所以如果你们希望会后在走廊上和我聊聊天或者递给我一张名片，那么整整一周我都会非常乐意奉陪。再次欢迎大家。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多新面孔。我希望你们能参加多场会议，并真正加入到你们社群的具体政策制定工作当中。非常感谢。谢谢。

珍妮丝·杜马·朗琦：

接下来我会让大家开始提问，但是在此之前先讲两点。第一，我看到有的人在奋笔疾书，我想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会议全程都会录音并做文字记录，你们可以拿到这些资料，有时是一周内，有时是两周内，时间和你们现在在网站上看到的时间表一样。我理解，有时我自己也总是想把一些重点记录下来，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逐字记录罗伯对政策的表述，只要专心听就可以了。

第二，罗伯，向你提一个问题，先前嘉荣也从亚洲文化的角度指出来了，对新成员来说，主动上前加入对话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当他们来参加周二的社群日会议时，虽然你们的政策小组可能会逃跑 — 我知道他们非常忙 — 但是到时候你们能不能问问有没有新成员到场，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让他们上来见见你们，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建立一个伙伴系统？

罗伯·霍格珈斯：

这个主意不错。珍妮丝说的没错 — 我猜这是你们今天一直听到的一个主题，而且还会继续听到 — 如果你不够放松的话，有时要进入一间会议室很有挑战性，令人望而却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坐在会议桌旁的那些人都很高兴你们走进会议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热情的人。另一方面，他们终于看到有人来分担工作了。所以坦白说，我认为这是人们乐意看到的。

本周你们将会听到一些话题的讨论，其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就是“过劳”。这个词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形容工作太多或时间太长。整个社群方面非常乐意看到的一点就是，不断进行外展，不断召集新的社群参与者、新的成员，然后分担工作，分享工作。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专长领域或角度或工作方法，可以贡献给工作组，给起草小组。

我的建议是，不要想着一蹴而就，将这周的时间用来观察、试探，做一些自我介绍，交换名片，开始发展一些类似这样的关系。我想你们当中有的人很可能已经加入了某个工作组或者参加过某个电话会议。我认为对 ICANN 流程而言，你们不完全是新手。说你们是新成员只是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 ICANN 会议。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从没向 ICANN 社群贡献专长或者从没联系过 ICANN 社群中的人。

所以，不但要利用这些机会结识一些新朋友，也要和老朋友增进感情。再次感谢珍妮丝强调欢迎这个概念。

卡瑟琳·瓦伽玛: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我叫卡瑟琳。我是来自乌干达的英才计划学员。我有一个问题：ICANN 有合规部吗？或者，如果某个人违反了政策，你们如何处理？谢谢。

罗伯·霍格珈斯:

谢谢。如果将你的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那么概念就是的确，某个政策一旦制定或某种实践一旦执行，有效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要起作用，它最终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在 ICANN，合规职能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我们有一个团队成长起来，它在地理上具有分散性，所以如果不同地区的人具有合规责任，那么他们就能强制执行这方面的政策。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这非常重要。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团队是为了确保政策顺利制定，并提交到董事会，然后得到批准。之后这项政策的实施就会一直持续到这项政策变更或消失。

所以我要谢谢你提出这一点，因为说到底，ICANN 的政策工作是从最初的想法一路发展到完整有效的实施，之后就是持续确保这项政策依然在发挥作用。所以谢谢你。

珍妮丝·杜马·朗琦： 很遗憾，考虑到时间的关系，下面提最后一个问题。不过罗伯也说了，他和他的团队整周都会在这里。所以我们提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进入 IANA 的讨论。

斯班赛·托马斯：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关于董事会层面的决策流程。斯班赛·托马斯，来自格林纳达。如果出现争议之类的情况，在董事会层面如何进行决策？你们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罗伯·霍格珈斯： 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它谈到了董事会和社群的关系。这是我在 ICANN 的第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从没见过一次政策建议提交到董事会，而被董事会彻底否决的情况。我想，我之前与你们分享的四个原则，也就是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开放和透明，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样的流程所产生的结果将是董事会也倾向于接受的。他们可能会对工作的某一项或某一方面存疑，这时他们可能会回过头说，“这个你们要进一步研究”，或者“社群，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这里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将给你们时间纠正。”

但是我想其中的概念，至少在社群和董事会的关系方面，董事会是自我加入 ICANN 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 里面有人员交替更迭，所以其实是不同的人 — 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对社群的工作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并认可和接受它。那么，你的问题是如果有困难的话，在董事会层面会怎么做。在我看来，照我所看到的情况 — 我不是帮董事会说话 — 但是在董事会做决策时，他们内部会有非常学院派的讨论。

人们偶尔会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会，但我们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的组织精神是如果遇到困难或者某件事无法解决，那么大家都愿意花时间来解决，来讨论，所以当局面僵持不下时，你不必非要追求 10/10 的投票率。有一些应对类似情况的条款，但我不记得是否每条都已经用到。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珍妮丝·杜马·朗琦： 非常感谢罗伯，感谢你抽空来到这里。下面分别有请爱丽丝、特里莎和希拉里。

爱丽丝·格利琪 (ELISE GERICH): 我叫爱丽丝·格利琪，是 IANA 和 ICANN 技术服务副总裁。首先，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 IANA 这个词。有没有人知道它代表什么？有没有人能翻译一下 IANA 是什么？它是指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IANA 已经存在了很长很长时间。它在互联网诞生之初，80 年代就已经成立，甚至比 1998 年 ICANN 的成立时间还要早。曾经有一位先生是 IANA 的代名词。你们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 — 乔恩·波斯特尔 (Jon Postel)

他是 IANA 的创始人，我们有几个人也是从那时起就一路走来的。无论如何，ICANN 成立时，其实是因为当时存在 IANA 职能管理的需求。这些是 IANA 负责的事务。从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这个名称可以看出，IANA 负责的工作之一就是互联网地址、号码、IPv4、IPv6 和自治系统编号分配给 RIR，后者再将它分配给在自己的网络中使用它们的人。

此外它还负责将条目放到 DNS 根区中，也就是一些名称，我们负责信息维护的名称类型包括 TLD。大家都知道 TLD 是什么吧？它们是 .com、.net、.us、.sg，诸如此类。它们在顶级。它们不是你我可以注册得到的名称，像比如说我注册了 **elise.com**。它只是顶级。我们负责的另一项工作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就是协议参数。它们是由 IETF —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所开发的互联网标准。

IETF 拥有数千家注册协议参数、端口号码和计算机之间会话所需的所有项目的注册管理机构。这些就是在 ICANN 内 IANA 职能负责的三个主要事项。早在 1998 年 ICANN 成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为这些职能提供安身之所，ICANN 是这些事项的管理者，而从事这些工作的部门，也就是我所掌管的部门，纯粹属于操作性质。我们接收来自名称社群、号码社群和协议参数社群的请求，维护这些注册管理机构名单 — 里面列出了谁得到哪一段 IP 地址，谁是某个 TLD 的管理者，以及哪些协议参数就是其本身。

这张幻灯片的重点在于，ICANN 创立时，为这个名叫 ICANN 的全新公司提供一个伞形支持组织的责任从美国国防部移交到了美国商务部。因为 ICANN 是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没有人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放心将权杖，也就是 IANA 职能交给它，所以商务部说，“好，既然这已经不再是美国国防部主导下的互联网实验，我们将创建这个一揽子合同让每一个人放心，IANA 职能的操作将继续以对全世界每个人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进行。”

所以多年来，ICANN 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合同一直存在。2012 年有一次关于续签这个合同的投标。当时 ICANN 中标，这就是为什么我还能受雇于此，并作为 IANA 的一员站在这里和你们对话。美国政府商务部去年冬天宣布，他们正在考虑取消与 ICANN 之间关于 IANA 职能的合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将合同转移给其他人。他们说的是，自 1998 年以来，ICANN 组织已经证明自己成为一家多利益相关方组织，服务于全球对 IANA 职能的互联网支持需求。

所以现在他们考虑到 ICANN 已不再处于婴儿期，而是变得更加成熟，不需要美国政府再来监督或管理这项职能。本周你们将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大量讨论。很多会议将讨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但 IANA 职能将一如既往地运行并做着同样的工作，也就是我的部门所做的工作。周三我们将有一场关于 IANA 职能本身的会议。

我们称它为“谁？什么？为什么？”而之所以会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的确就是关注我们实际上在做哪些工作。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 IANA 职能是纯粹操作性的，也不清楚我们处理什么样的请求，或者我们处理多少请求，处理一个名称、号码或协议参数请求意味着什么等等。周三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能来参加并见见我的同事。到时候我的同事金·戴维斯先生 (Kim Davies) 将和我一起解答有关 IANA 职能的三个问题“谁？什么？为什么？”非常感谢。珍妮丝，我应该让大家提问吗？有人有问题吗？好的。这位先生？

未知发言人：

我想 2015 年 9 月，移交提案将先后提交到 ICANN 和 NTIA。如果 NTIA 对这些提案不满意怎么办？他们会扩展它吗？或者他们会做什么？

爱丽丝·格利琪： 我觉得这个问题偏题了。我确实不知道 NTIA 会做什么，但我知道本届会议将迎来商务部助理部长拉里·史特里克林 (Larry Strickling) 先生，同行的还有他在商务部的一些助理人员，他们将会参加部分会议。我想到时候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抱歉，我不知道。我没有能预言未来的水晶球。

劳伦斯： 我叫劳伦斯，第一次参加英才计划，来自尼日利亚。美国的决策暗示他们可能会停止资助。我相信 ICANN 的核心运营本身，过去几年来 ICANN 一直在做的工作都不会成为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资助方面的差异最后将转嫁给最终用户？或者计划的后续资助方案是什么？

爱丽丝·格利琪： 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此做一个说明。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商务部与 ICANN 之间的 IANA 职能管理合同是一个零元合同。美国政府下属的商务部没有为 ICANN 提供这项服务而给我们支付任何费用。这并不是说我不领薪水或者我们部门不领薪水，这些资金是通过社群和各种组织来提供，这一机制已存在多年，所以它的非营利性在于具有另外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

珍妮丝·杜马·朗琦： 好的。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得不请大家结束这个话题的讨论，并将剩下的问题带到周三的会议上。

亚平 (JAPP): 我是[亚平], 来自中国。我有一个关于 IANA 职能的问题。IANA 移交和加强 ICANN 问责制之间有何联系?

爱丽丝·格里琪: 我希望我能帮你解答 IANA 移交的所有问题, 我想接下来希拉里将会介绍移交方面。IANA 部门本身是一个操作型组织。相关政策是由 SO 和各个 IETF 工作组制定的, 而移交完全属于政策范畴, 所以我只能回答操作上的问题, 也许希拉里可以解答你的一些问题。谢谢。我得遵守时间。请在周三加入我们。

希拉里·杰特 (HILLARY JETT): 好的。我叫希拉里·杰特, 是一名通信传播协调人, 具体负责 IANA 管理权移交上的工作, 但是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特里莎·斯旺哈特女士, 她将讲述移交方面, 并给大家做一个大致的介绍。之后我会讲一讲网站, 并告诉大家如何参与其中。

特里莎·斯旺哈特 (THERESA SWINEHEART): 非常感谢。欢迎大家。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新成员来参加 ICANN 会议。这对组织而言非常重要。下面我很快介绍一下我们所说的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进展。如果你们对此的关注不多,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 围绕着 ICANN 与美国当局签署的有关爱丽丝刚才说明的各项职能的合同这个问题, 一直是互联网治理空间中的对话之一。这一方面和这一面向是 ICANN 当初成立的原因之一 — 也就是帮助处理 IANA 职能并容纳它, 同时还要单独处理一些政策问题, 特别是围绕命名空间的政策问题, 以及 IP 编址空间。

去年 3 月 14 日，美国当局宣布它有意将所谓的 IANA 职能的管理权移交给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其要求是 ICANN 促成一个流程，将各个社群召集起来，确定他们认为在商务部 NTIA 管理 IANA 职能的角色中，有哪些需要交接给多利益相关方社群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不仅是 ICANN 历史中的长期对话，也是更广泛的互联网治理讨论中的长期对话 — 如果有人关注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就知道，它也是这个峰会上讨论的话题之一。

虽说这些是操作职能，但是显然围绕它的还有一些政治和政策制定问题。不过，NTIA 并非只是说“一旦你们提交了提案，我们就会进行交接”，实际上他们围绕提案本身设定了一些非常严格的标准。事实上围绕来自操作社群，也就是命名社群、IP 社群和协议社群的提案先后提出了四个原则和一个总体原则，要求他们必须支持和加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以他们的移交承诺是巩固和加强围绕互联网政策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力证明之一。

它需要维护互联网 DNS 的稳定、安全与弹性，使其保持长期活力。它需要满足 IANA 服务的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期望，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就是那些与爱丽丝所描述的 IANA 职能有着直接运营关系的实体。它需要维护互联网的开放性。提案不能以任何方式对维护一个人人可用的开放互联网提出挑战。

他们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大前提就是，他们不会接受以政府主导的行动或者政府间组织来替代 NTIA 角色的提案。它需要真正保持在多利益相关方系统内。这一声明实际上提供了两方面的机会。一是从 IANA 职能本身来看 NTIA 移交管理权，也就是图表的这一侧，待会儿我们将深入介绍。另一个问题是，与美国的历史关系发生改变后，ICANN 将如何问责？

围绕 ICANN 的问责制，全球互联网社群和更广泛的社群在加强自身问责制方面有什么要做的吗？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流程来专门处理这一问题。将近一年前，我们启动了所谓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当时我们就在这里，在新加坡启动了这一流程，结合社群意见讨论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流程，以便共同制定一个符合 NTIA 所设标准的提案。我们得到了社群的广泛响应和参与，并由此成立了 IANA 协调小组来整理这些提案。

下面讲讲协调小组的成立。这个小组汇集了来自 13 个不同社群的 30 名代表。我们作为这个流程的促进者。我们从经济上支持这个流程，当他们需要任何秘书处或员工支持时我们就提供帮助。他们有自己的秘书处，但如果围绕任何事务有任何请求，我们会提供协助。这个协调小组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充当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络人，收集不同运营社群的工作成果。这些社群分别是 IETF 的协议参数社群、RIR 下的 IP 编址社群以及 DNS — 即通用名称空间和国家地区代码顶级空间下的命名社群。

他们需要将这些提案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提案，并公开分享信息。所有这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有工作和活动都是透明的。任何人，不管什么时候参与流程或者具体利益是什么，都可以参与进来，阅读电子邮件存档，获取任意方面的最新信息。下面稍微深入讲解一下左边原来有哪些内容。你们将看到不同的运营社群与它们的各自社群协商完成提案，然后将这些提案提交到 IANA 协调小组进行整理。

几天前，周五和周六他们在这里开会。现在，在右边，IANA 协调小组已经收到来自协议参数团体的提案。他们也收到了来自 IP 编址社群的提案，目前还在等待来自命名社群的提案。你们可以想象，全世界有众多 ccTLD 和通用顶级域空间，确定具体需要哪些与 IANA 职能有关的运营方面，并拿出一个个人人都满意的提案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以上就是目前的工作进展情况。

在 ICANN 问责制方面，ICANN 已经有大量现成的问责机制。不管是在我们的章程条款中、行为准则中，还是在我们的《义务确认书》中以及审核中，都有各种各样现成的问责机制。这并不意味着经常看看有哪些地方可改进不好，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情况下。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扮演着 ICANN 后盾的角色，超出了 IANA 合同的范围。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关注领域。

因此我们启动了一个旨在建立流程的流程 — 结合社群意见 — 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跨社群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代表 ICANN 结构内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社群；以及 SO 和 AC。其工作将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真正专注于近期围绕问责制和与美国关系转变的需求。第二阶段则围绕社群希望在某个时候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该关系转变并非特别相关。

随着这些围绕问责制的讨论的进行，我们要确保明确一点，即应始终有机会讨论问责制。但是考虑到管理权移交，考虑到国际社群和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完成移交的机会，应该有两个工作阶段 — 一个关注哪些事情需要立即进行，另一个关注哪些事情可以等一等。相关的外部顾问 — 即在其他领域的最佳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已经确定，他们可以在讨论中建言献策，提供有利于治理的新思路和新经验，同时董事会自身也有一个面向该工作组的官方联络人角色。

这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小组。它开放给每一个人参与。它将在这里举行几场会议，我鼓励各位出席这些会议并积极互动，特别是作为新成员。你们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可能我们还从未讨论过。所以我认为，参与、互动、倾听非常重要。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帮忙解答。这个幻灯片很小，因为在 ICANN 会议上我们有大量的活动。

请在今天下午 5:30 准时到来。届时将有一场专项活动，其间所有的讨论都与移交有关。你们将听到各工作组主席的发言，以及我个人的简短发言，还有其他人的发言，这是你们进一步了解这个议题的机会。之后在周一还会有一些围绕问责制、ICG 工作的会议。会上将介绍运营社群的工作和问责制流程。再说一次，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希拉里也将告诉你们更多有关如何参与的信息。希望这对你们帮助。

希拉里·杰特：

现在提问还是了解完参与方式之后再提问？我将给你们介绍如何在网站上获取流程的相关信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 ICANN 网站的主页。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右上角，有一个按钮显示“IANA 管理权和问责制”，你们可以从这里找到所有最新动态、到不同流程微网站的链接，以及任何当前正在进行的公众意见征询。

这是主页现在的样子。它看起来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放上了 ICANN 52 的时间表，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介绍页面，如果你们往下滚动，将会看到这里有两列 — 一列是关于 IANA 管理权移交，另一列是关于加强 ICANN 问责制流程。从这里，你们可以访问 IANA 管理权的微网站，里面包含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的全部信息。在左边你们可以找到维基页面，里面有关于加强 ICANN 问责制流程的全部最新信息。

如果继续向下滚动，将会看到两个流程的最新进展。页面底部是公众意见征询部分。在这里，你们可以在移交的各个部分插入你们的意见。目前，ICG 正邀请社群评议是否对协议参数社群或编号社群开展流程的方式有任何问题。

首先，让我们进入 IANA 管理权的微网站。这是微网站主页的样子。这里的视图类似 — 概述、最新进展、即将召开的会议，然后我们看到 IANA 职能的不同运营社群提案制定工作当前状态的概述。特里莎讲到了编号社群、IP 地址和协议参数社群，也就是 IETF，已经提交了他们的提案，命名社群还在努力制定当中。

下面我将讲解这一侧的几个页面。第一个是协调小组成员名单。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成员们的姓名以及他们所属的社群，以及为邀请这些人参加 ICG 所开发的流程。下一个页面名为“认识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 ICG 成员的个人简介、照片以及视频访谈。如果你想要参与并了解谁代表你和你的社群，我强烈建议你看看这个页面。

下一个是 ICG 已经发布的文件。其中将包括时间表、流程、决策文件，它们全都会翻译成五种联合国语言，外加葡萄牙语。下一个是存档页面。在这里，你们可以找到 ICG 已经召开的所有会议的文字记录、议程、会议记录和照片。如果你现在才开始了解流程，可以浏览这里，看看 ICG 自七月份成立以来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哪些进展。

下一个是活动页面。这里有 ICG 自七月份成立以来已经发布的大量征求意见的信息。里面有他们电子邮件清单公共存档的链接，还有各种其他有助于你学习如何参与到流程中的资源。下面我快速讲讲上栏。这个页面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其他页面类似。它讨论如何找到关于 ICG 成员的信息。目前我们还有一个讨论论坛，所以如果你们不习惯参与电子邮件清单或其他讨论类型，我们还有这个留言板，ICG 成员将会关注上面的动态以收集你们的意见。

我们有一个移交资源页面。这里有 NTIA 公告、与移交相关的 FAQ、视频、信息图表等大量诸如此类的资源，以及一些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有关移交的大型报告。这里是社群讨论选项卡。从这里你们可以找到命名社群、协议参数社群和 RIR IP 编址社群的访问入口，了解如何参与到他们的流程当中。最后是事件日历。在这里你们可以找到即将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与 IANA 管理权移交或加强 ICANN 问责制流程有关的所有活动。

下面我快速讲讲维基页面。这是关于加强 ICANN 问责制流程的维基页面。这是主页，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流程的所有最新进展，以及一些固定的重要信息：如何参与，你要做流程的观察员还是成为流程的参与者 — 这里有你要怎么做的全部说明。目前在 CCWG 中共有 166 人。其中有 25 名成员代表组建这个小组的 SO 和 AC，以及 141 名参与者。

这些是日复一日积极参与讨论的社群成员，还有 40 名电子邮件清单观察员 — 这些成员跟踪电子邮件清单，但不一定会亲自出席会议。这里旁边是会议选项卡。从这里你们可以找到 CCWG 所召开的所有会议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所有会议的参加者名单、录音和记录。

最后是 CCWG 的工作组领域。我相信各位都知道，问责制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信息范畴，所以工作组决定进一步分为几个子工作组，从这里你们可以访问每个子工作组中开展的所有讨论。现在，请大家继续提问。

珍妮丝·杜马·朗琦： 由于我们还要认识下一个小组，接下来只能回答两个问题。我们的进度有点慢了。

艾哈迈德·阿扎 (AHMED AZA): [艾哈迈德·阿扎]，来自苏丹。我知道 ICANN 是代表 NTIA 的 IANA 合同签约方，我也知道 NTIA 已经宣布在四个竞买者中，它有意将 IANA 职能移交给多利益相关方，而不是政府或者政府间组织。四个竞买者当中有一个是多利益相关方，今天上午我们已经看到 ICANN 是一个非常大的多利益相关方。它是由 23 个组织或机构组成。你认为在这个流程最后 NTIA 会不会将 IANA 职能移交给 ICANN?

特里莎·斯旺哈特： 从社群在提案中的表述来看，他们对 ICANN 在 IANA 职能方面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我们的预期就是，会。它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是一个广泛的多利益相关方结构，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它理应担此重任。谢谢。

麦哈兹·奥罗 (MCHAZ OLO): [麦哈兹·奥罗], 来自肯尼亚。感谢你们的介绍。我看到你们的介绍中说有一些意见来自于少数利益相关方 — 166 个吧? — 这能充分代表全世界的用户吗? 你们 — ICANN 或 IANA — 为什么不能让一些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流程当中来?

特里莎·斯旺哈特: 参与者参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虽然名单上可能只有 166 个人或者帮助促成共识的只有 40 名成员, 但是每一位社群代表当然也要负责回到自己更广泛的社群中, 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并展开对话。所以我想, 确保他们也参与进来是流程参与者角色和职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 先生? 是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麦哈兹·奥罗: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问的是你们如何确保这些代表真正与普通利益相关方进行了互动?

特里莎·斯旺哈特: 实际上社群成员自身要确保这一点。从员工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启动让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流程, 但是如果你觉得接近于你的社群或地区的、正在参加的代表或参与者没有与你交流, 也可以直接向他们提出。因为在利益相关方社群流程中, 当你在扮演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时, 就要对自己的利益相关方社群负责。作为员工我们要如何检验这一点?

显然所有材料都需要拿出来进行公共协商。我们努力确保它们被翻译出来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解读。与沟通团队和其他每个人进行公共协商后，在对协商结果的评议期间，相关信息会通过所有网络发布出来，提供给大家。这样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反映，也可以提供反馈。但是如果你的同事和同僚参与了很多这类小组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你自己与他们进行确认，以确保他们和你协商。

珍妮丝·杜马·朗琦：

非常感谢希拉里和特里莎抽空来到这里。这组幻灯片可以下载。请大家查看新加坡时间表、新成员会议，查看所有会议细节。你们将看到没有字体问题的全部幻灯片，里面有一个时间表页面，上面突出显示了有关移交的所有会议，你们可以参考它来安排本周的活动。另外你们也可以来 ICANN 展位，我们将指导你们在本周参加相应的会议。非常感谢二位。谢谢。下面有请全球域名分部团队，他们在后面已经等待多时。

霍华德·李 (HOWARD LEE)：

我是霍华德·李。我就职于 APAC 注册人服务团队，也就是 GDD 团队 — 我们称之为全球域名分部的一名成员。我想让大家举起你们的双手，像这样。好的。我们回归正题。今天上午和下午我们听了很多关于政策制定和自下而上的信息，未来我们还会听到很多这类信息。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像罗伯特所说的，政策制定出来后，就需要实施。必须有人行动起来，让它就位并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GDD 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实施 ICANN 政策，包括合同政策和共识性政策。

有的政策没有写入合同而是属于共识性政策，并贯穿于服务中 — 像 UDRP 服务、域文件访问或者数据托管服务，诸如此列。我们的宗旨是，提供一个有利于注册人和用户的稳定、安全的互联网域名系统，同时保持其竞争性。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就是要保持互联网不崩溃。我们保证它始终到位。这是一个显示社群内部其他关系的很简化的图表。我们有政策团队支持政策制定，保证政策到位。

如果你把它交给我们，说，“好，GDD 团队，去实施它”。那么我们将保持与社群互动，并和这里的 GSE 团队密切合作，制定完整的实施要求细节。同时我们也会与社群互动，获取他们的反馈，即使在实施流程中也一样。这里是你们：坐在电脑前。你们尝试访问一个名叫 `hello.world` 的网站。在你们能真正输入这个域名前，必须有人已经注册它，而注册这个域名的个人或实体就是我们所称的注册人。注册人想要将域名放到 DNS 中，以便解决他的需求。这时他需要找到 `.world` 这个 TLD 的一个注册管理运行机构。

但是当他找到注册管理机构时，他们会说，“对不起，我们不直接和注册人办理业务。你需要通过我的次级渠道办理，我们称之为注册服务机构。”现在你找到注册服务机构，把钱交给它并写下你的信息。好了，你的域名产生了。注册人将通过我们所说的共享注册系统将某个新申请提交到注册管理机构。我喜欢简称。你不需要记住所有这些词。一旦它到位，你就拥有了这个域名。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或者本地服务，我们会在你和注册服务机构之间安排分销商，这时你可以把钱交给分销商，由分销商再转交给注册服务机构，然后完成整个链条。

在这之后，如果某个人想要了解实际上谁注册了这个域名，那么他们将使用这个名叫注册数据分发服务的系统。它名叫 WHOIS。我认为它非常简单。它告诉你谁是谁；谁是这个域名的注册人，所以我更喜欢 WHOIS 这个名称（译者注：WHOIS 可分解成 who is，即“是谁”之意）。随后，为确保你的服务不崩溃，或者为防范有时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发生故障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它们将用户数据交给数据托管提供商集中托管。最后我们努力使域名解析过程更加安全，于是我们实施了一个名叫 DNSSEC 的技术，尽量防止在域名解析的过程中发生窃听或域名劫持的情况。

我不想讲其中的太多细节。所以在这里，我们在 ICANN 中设计所有政策，它的运作方式。一旦设计好后，我们将通过合同和共识性政策来保护它。我们将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运行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稍后我的同事费边将给你们带来有关它的更多信息。我们通过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将 .com 或 .world 等 TLD 授权给注册管理运行机构，然后对注册服务机构进行认证以便允许它们出售。我们通过 RAA — 注册服务机构授权协议对它们进行认证。

不过，在注册服务机构能够出售具体的 TLD 之前，必须先和注册管理机构签署 RRA — 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协议，这样才能出售具体的 TLD。之后一旦它们准备好后就可以将域名出售给注册人，在有分销商的情况下，它们通过次级渠道销售，这时就需要与分销商签署分销商协议，而且分销商也需要和注册人签署相同的注册协议。这就是合同签署和政策。

之后就到了我们称之为服务的环节。例如，我们提供的一个服务是 UDRP —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 这是取回域名或取消域名的一个简单、廉价的方式。你们看到像 `coccolasucks.com` 这样的域名。不，你不能这么做。商标持有人，像可口可乐 (Coca Cola)，他们可以进行投诉，要求除去这个域名。所以在实施中，我们会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些要求并发出 RFP。” RFP 即提案征询，它要求提供商 [听不清 01:29:57] 提案，你将如何提供服务。我们将把他们的提案同我们的要求进行比较。如果二者相符，那么好，我们就选择他们，让他们管理这个服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标持有人，比如说可口可乐，他们不能与注册人达成私下调解。他们互相指责，无法调解。那么他们就可以投诉到服务提供商这里。目前我们有五到六个服务提供商，包括 WIPO 和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在我们的网站上都有。他们可以投诉到服务提供商，而服务提供商接到投诉后，先研究它是否正当，如果不正当那么一切免谈。他们将拒绝受理这个投诉，并且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他们发现投诉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将执行整个流程并作出决定 — 要么取消、删除域名，要么将域名易主，移交给投诉人。这是一个漫长繁琐的过程。一旦他们作出决定，即可通知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予以执行。我们提供的另一项服务将是域文件访问。很多人将对域文件感兴趣，想看看哪些域名已经注册和 [听不清 01:31:56]。为此，由于没有任何外部提供商，我们将自行开发这个系统，然后要求注册管理机构提交它们的域文件，每天都公布到系统中，这样，感兴趣的人就可以要求访问它。

一旦他们提出要求且正当的话，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就会告诉他们，“好，你可以访问这个数据。”这些就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类型。我们还有其他服务，像我提到过的数据托管。有一个数据托管提供商可以帮助我们保存用户信息，所以即使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发生故障，我们仍能提供服务。接下来开始提问吗，还是先请费边发言？

珍妮丝·杜马·朗琦： 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穆里德·巴塔拉 (MUHRID BATRAR)： 大家好。我是[穆里德·巴塔拉]，来自印度。我有一个问题。我听过一个词叫 EBERO — 域名注册管理后端应急运行机构。能请你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吗？

霍华德·李： 我想费边可以简单地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费边·贝特列缪克斯 (FABIEN BETREMIEUX)： 这是另一项服务。它是一系列合同条款的组合，这项服务允许在 TLD 关键服务出问题的情况下 — 比如 DNS 停止工作四小时以上 — 那么将启动这个 EBERO 机制，它会将 TLD 的运营转移到一个域名注册管理后端应急运行机构，这样服务就能重新建立，从而保护这个 TLD 的所有用户。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珍妮丝·杜马·朗琦： 谢谢。再提一个问题。我不想总是赶时间，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图拉姆·戈德温 (TOLAM GODWIN): 大家好。我叫[图拉姆·戈德温]，来自 .ke ccTLD 注册管理机构。我只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我们看到在什么情况下注册人可以进行投诉，可能是与另一个注册人之间有争议，像你刚刚举的可口可乐的例子。我想知道如果注册人想投诉分销商或注册服务机构，可以去哪里投诉？另一个问题 — 它本身不是问题 — 我们在午餐时间讨论了 UDRP。我想举个例子，一个已经注册的域，如果其他人还注册了同样的商标，

UDRP 会将这个域判定给注册商标的人吗... 如果我是这个域的商标注册人的话... 还是说 UDRP 还会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霍华德·李： 你实际上提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你说注册人要是有意见能不能使用 UDRP 来投诉分销商或注册服务机构？就 gTLD 来说，UDRP 机制更多的是为了让商标持有人投诉另一位注册人。所以如果他们对我们分销商或注册服务机构有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交一份合规表。如果注册人认为分销商或注册服务机构违反了任何与 ICANN 合同上的义务，或者共识性政策，他们可以向我们的合规团队提交一个合规单，在我们的网站上，从右手边的下拉菜单里选择。但是如果是付款纠纷或类似问题，最好是诉诸法律。

你的第二个问题，UDRP 提供商会不会把域名还给商标持有人，对吧？这实际上要看 UDRP 提供商专家组的决定。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专家组。在你提交一个案例后，他们将成立一个由一到三个人组成的专家组，然后由他们来判定它是否正当。他们有大概五个标准来判定，说“这是一个无效的注册。”首先你必须证明自己拥有它的商标权，第二你要证明注册人不具有它的商标权，因为商标是按地域来定义的。

你必须证明他们没有这个商标权。第三，你必须证明注册人注册这个域名侵犯或侵害了商标持有人的利益。当所有这些要求都达到之后，专家组可能会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应该取消这个名称，要么应该将这个域名返还给商标持有人。”我们有过这方面的先例。曾经有一个 `panda.com`。在中国或美国，很多人会将“panda”（熊猫）注册为他们的商标，但是你得不到它，因为如果我是新加坡 Panda 这个商标的持有人，而你在美国也拥有 Panda 这个商标，那么在 UDRP 争议中你就不能获胜。

珍妮丝·杜马·朗琦：

下面有请费边谈一谈 GDD 后半部分的快速通道路线。

费边·贝特列缪克斯：

既然我们已经解释了如何通过合同和服务实施政策，现在，在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如何制定政策之后，我想退一步，很快地向大家介绍实施政策的流程。它从你们看到的 PDP 开始，以董事会批准政策建议结束。之后我们内部会有一个跨职能团队开始研究，哪些地方可能属于注册管理机构服务，也就是我的工作范畴，哪些可能属于注册服务机构服务，也就是霍华德的工作范畴。在这个项目团队中还有合规团队成员，并且我们还将采用典型的经典项目工作方法，由实施建议团队提供支持。

这个团队是由可能参与过 PDP 的志愿者组成，我们一起合作，确保我们设计的措施、系统和要求与政策建议的意图相符。设计完系统、要求或者合同之后，我们将逐步进入部署阶段，这个阶段将使已经实施的政策变为永久性政策，成为一项制度或合同中的条款。以上就是它的工作方式。从时间表来看，它可能会花一些时间。这其实要取决于政策的实际深度。

下面我用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来举例，你们可能也听说过，那就是新通用顶级域项目。我们从几个 gTLD 开始 — 最初有八个 gTLD — 后来在 2000 年和 2004 年的轮次中又增加了几个。从 2005 年到 2007 年，我们实行了一个 PDP，你们先前听到过的 ICANN 的政策制定部分 gNSO 在这两年间确定了新 gTLD 的原则建议和实施指南。



之后我们继续进入政策的实施，从 2008 年到 2012 年是设计阶段，整整几年时间，在社群的参与下，新申请人指导手册撰写完成，里面有关于新 gTLD 申请的全部规则。从 2012 年开始，我们进入政策实施的部署阶段，并评估所有新 gTLD 申请及其后续授权和 TLD 的推出。给大家介绍一下新通用顶级域项目，不仅是它的数量还有它的状态。我们收到了超过 1900 个申请，其中有超过 1300 个 TLD 最终可能会在 2017 年前得到授权，也就是我们完成所有这些申请的整个授权、评估、测试和合同签订过程的预期时间。

右边的内容只是为了让你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些数字并不是最新的 — 最新的数字将在明天的新通用顶级域介绍会上公布。这是为了让你们大致了解一下项目的每个主要步骤中还剩下多少工作。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仍有 68% 的 TLD 即将授权。最后一行是从现在起一直到 2017 年年中。今天，我们刚刚跨过授权 500 个 TLD 这样一个关口，虽然你们不觉得这个数量有多大，但是我要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截止到 1 月 23 号，在申请的 103 个 IDN gTLD 中我们已经授权了 40 个。

这样就讲到了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 IDN TLD。你们可能知道 IDN 的存在，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 TLD 中，我们可以保留并使用 IDN 域名。但是 IDN TLD 的授权是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个比较新的现象。IDN 是指国际化域名，它不再是存在于 ASCII 或拉丁文字中的域，而是存在于很多其他语言的文字中，比如阿拉伯文、中文、西里尔文等等。到今天为止，已经授权了一些 IDN TLD。我们已经有一些 ccTLD。

到今天为止共有 45 个 IDN ccTLD 的申请，这 45 个都通过了评估，而已经授权的有 28 个，外加我之前提到的 40 个 IDN gTLD。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中。特别是，与在根区中构建 TLD 的地区标准相比，文字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目前在采取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即确定每种文字中有哪些字符可以用来构成 IDN TLD。这非常复杂，因为不是所有文字中的所有字符都可以作为 IDN TLD 标签的组成部分。

这里其实要号召大家，如果你们愿意分享自己对文字认识，不管是你们语言本身的文字还是应用到你们语言当中的其他文字，都可以对正在进行的有关工作提供建议。如果你们想要接触相关的人员，可以在 ICANN.org 上输入 IDN TLD。我邀请你们参加周三举行的这方面的专题会议，时间应该是在之前提到的 IANA 会议之后。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并加入我们。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大家有问题吗？

巴布：

大家好。我是巴布，来自尼泊尔。尼泊尔语和印度的印地语都是基于[听不清 01:49:21]，这种情况要如何处理？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费边·贝特列缪克斯：

我肯定不是回答这类问题的专家。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会议，届时 IDN 项目经理将会出席，他能够就具体的语言及其对 TLD 和 TLD 命名的意义提供很好的见解。

珍妮丝·杜马·朗琦：

因为时间不够，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有很多人举手还是一个人？有请沙希德提问，因为图拉姆已经问过了。谢谢。

沙希德 (SAHID):

我叫沙希德。我来自阿富汗。虽然我们可能会在周三讨论如何获取本地域名的流程，但我还是想请你简单地告诉我们，获取一个本地域名的费用是怎么样的？你们更希望由政府提出，还是私营组织？或者说这个流程是如何工作的？要花很多钱吗？

费边·贝特列缪克斯:

我对这个流程的规则不是很了解。我想你指的是 ccTLD IDN 快速通道流程，很抱歉我不清楚其中的全部细节，不过我还是建议你联系我们的 IDN 项目经理，你可以发电子邮件给他并得到所有这方面的信息。在费用方面，我想关键在于申请的处理和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来确保所提出的计划可靠并且计划的提出者信誉良好，有能力来运作这样一个项目。我想费用和这些工作有关，在政策流程中可能也送到了这些工作涉及到社群的参与。

再次请大家记住这个电子邮件地址，或者来参加周三举行的 IDN 会议，这样你们的问题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谢谢。

珍妮丝·杜马·朗琦:

非常感谢霍华德和费边。非常谢谢你们。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我们不期望你们吸收全部，但是关于 GDD、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运营的信息确实非常重要。他们会和其他同事一起，整周都待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我非常乐意通过 Janice.lange@icann.org 来接收这些问题。你们也可以发送到 engagement@icann.org。这也是我的邮箱，我非常乐意帮你们传递这些问题。



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在展位也有，所以你们不必记住它，但是如果你们一下想到很多问题，请给我发电子邮件。约翰、卡洛斯，你们愿意上来做个总结吗？约翰和卡洛斯是我们安全、稳定与弹性小组的成员，史蒂夫也是。

约翰·克雷恩 (JOHN CRAIN): 大家下午好。你们还醒着吗？睡着的人请举手。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今天的会议时间很长。你们听了很多人讲话，看了很多幻灯片。我保证我不会没完没了地讲 PowerPoint。我认为我们要停在一张幻灯片上。你们不需要读它。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背景。它在整组幻灯片当中，里面有漂亮的图片还有很小的文字。

我叫约翰·克雷恩。我有一个很长的头衔。我是高级什么和安全事务有关的什么官。它很长。我在 ICANN 负责一个专注于安全、稳定与弹性的小组，这是你们在 ICANN 世界和互联网世界中听得很多的三个词。我们关注的事项名叫标识符系统。如果你们今天上午和下午一直醒着的话，就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域名，是 IP 地址 — 是我们用来识别互联网上资产的东西。我的团队，我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我们有大约五个人，其中三个就在现场。

卡洛斯，请站起来挥挥手。再跳个舞！他是一个很棒的舞者。史蒂夫·康特也在这个团队中。他领导我们很多培训的开发。我们小组所做的就是，关注那些我们认为有助于我们发现系统威胁，进而减轻这些威胁的任何事物。这样的事物有很多。近来每个人都在谈论网络犯罪。很多人都在谈知识产权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在使用标识符的互联网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实际上可

能对这个系统构成某种威胁的问题。所以如果某人的网站上有一些明显欺骗性或类似性质的内容，那不是我们关注的事情。

但是像僵尸网络确实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大家知道僵尸网络是什么吗？不知道？好。有几个人知道。大家都知道恶意软件是什么，对吧？病毒之类的呢？他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你的机器上安装代码，当某个坏人，比如说犯罪分子，拥有你机器上的这个代码时，就意味着他们控制了你的机器。他们可以对这台机器做什么？你可以用这台机器做什么，他们就可以做什么。你的机器可能很容易感染病毒，致使他们对机器的了解实际上比你还要多，这样就可以利用你的机器来做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当你拥有很多台这样的机器时就形成了僵尸网络。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坏人，并且控制着 2000 万台机器。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坏事。其中一件就是可以用它来逃避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服务税。那很可能对互联网的稳定性不利，特别是当僵尸网络做一些像使用 DNS 作为命令和控制机制的事情；实际上用来控制这数百万的名称，并且每天使用成千上万的名称企图注册，以便可以控制系统。这类事情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 坏人如何真正影响标识符系统。

坏事也会发生在 IP 地址范畴。我们讨论了域名，现在讨论标识符。想象一下冒充这些 IP 地址来进行网络劫持，你使用网络所用的这些 IP 地址，它们可以识别互联网上的机器，而你冒充它们，诸如此类的事并非好事。曾经有一个案例，一家大型内容提供商被攻击，因为有人通告 — 这是路由其中的一个技术术语 — 这是他们的 IP 地址，而且还说，“我们是那个网络。”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每个人，本来要将数据包或视频请求发送到该大型提供商，但现在却发给了这个新人。

所以人们滥用这个系统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们关注的就是这类事情，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预防它或阻止它。我们关注很多所谓的威胁情报，然后从运营的角度来帮助对抗这些威胁，并向整个 ICANN 生态系统提出意见，询问“在政策面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吗？”如果你们看了 RAA 2013 就知道，在这个协议中有大量条款来自我们与公共安全社群的讨论，他们是执法和安全运营方面的人员，围绕在政策中能够作出的改变，就能影响标识符系统的滥用。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们研究人们滥用和误用标识符系统以及威胁这些系统的方式。我们专注于系统稳定性和弹性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为人们开展培训。我们每年都会举办许多培训和外展活动，具体数量我不清楚。史蒂夫清楚。他负责运作这些系统，但肯定超过 100 个。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忙，培训运营商，与注册管理运行机构、ISP 合作，与执法部门合作确保他们理解系统，与公共安全社群的其他分支合作 — 所以我们教育和外展工作的范围很广。

我们五个人当中，总有某人在前往某地的飞机上。谁喜欢飞到新加坡？我们都不喜欢坐飞机。但是很不幸，为了生计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并且我们在全球奔波。我们的同伴卡洛斯，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拉丁美洲地区工作。我们的绅士常皮卡，他的名字很长我不会读，他大部分时间在亚太地区，而我们则花大量时间在欧洲、中东和非洲 — 总之我们的足迹遍及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非常忙。我还要告诉大家其他的什么吗，史蒂夫？

我谈到了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小组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建立信任。互联网安全或处理安全事务完全建立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有很多讨论组，电子邮件清单受到审查，正是从受信任的人那里，我们得到这个威胁情报，也是通过他们，我们可以传播教育。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投入很多精力，另一件我们做得很多的事就是做一名受信任的介绍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想要认识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行业中找到你，过来和你说话并且想要认识你，请不要惊讶。

如果来自某个国家 ISP 的某个人有问题，并且受到发生在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的事件的影响，我们通常发现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沟通。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人们拿起电话，或者启用电子邮件讨论，让人们知道在这两个组织背后存在某种合法性，他们实际上可以彼此对话交流。所以我们花大量时间在介绍人们认识上。互联网和沟通有关，但说到底是人有关。如果你要处理安全、稳定与弹性问题，那就是和人有关的问题 — 网络背后的人。

我们所做的另一件小事，在我们心里有点儿令人讨厌，那就是我们做很多统计分析。我们研究我们看到的现象，努力从外界发生的事情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关于互联网上的资产是如何被滥用和误用的，有着大量的数据。其中有很多数据实际上和标识符系统有关，所以我们经常研究它们。我们在找规律，想要明白会被用来攻击系统的下一件大事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在小组中心所做的事。我们研究系统，我们寻找滥用情况，我们收集威胁情报，我们努力使互联网变得安全一点。

我们是 ICANN 当中有点儿奇怪的小组。你们今天听到很多人讲政策流程、运营流程，我们真正是为社群工作。我们非常外向。如果 ICANN 被黑客攻击 — 不是说 ICANN 系统会被黑 — 但是如果被黑，那不是我们的错。他们会来找我们，向他们求助，但我们不是合适人选。我们有另一个小组处理 ICANN 每天的服务和基础设施。而我们研究的是外界的事物 — 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ISP、执法领域发生了什么、公共安全领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说的够多了，接下来请大家提问，这是你们反击我们的好机会。

史蒂夫·康特：

在提问之前，我们今天到场的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全球化、多样化的集体。你要讲讲他们要如何联系我们吗？正如约翰所言，我们是全球性的。我们内部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与全球利益相关方团体密切合作。今天上午你们见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是亚洲团队，就像约翰所说的，我们做了很多外展，但是我们也努力寻找如何接触到人们的方式，以及我们五个家伙在哪里能够得到最大的反响。最近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地区副总裁来进行的，比如郭总。如果你们想了解培训... 在座有多少人来自商业界？ISP？学术界？

好的，这里存在一些很好的机会。我们会开展一些培训，开展一些外展活动，就像今天上午坐在这里的纳维德先生所说的，我们举行了一个会议... 当时由于他有一个活动要参加，所以我们请到了里克·拉姆 (Rick Lamb) 远程参加这项活动，他是我们的 DNSSEC 专家。我们很高兴进行这类活动。我们喜欢分享信息。它有助于我们帮助你们，并从外界获得更多信息。如果你们有问题，或者想要接

触我们，或者如果你们有什么活动想要我们加入，请联系你们的地区副总裁。如果你们不知道他是谁，请过来告诉我，我们将确保你能见见那位副总裁。

珍妮丝·杜马·朗琦：

engagement@icann.org 这个地址也可以派上用场。你们只要发送电子邮件到这个地址，我就能安排你们联系上相应的地区副总裁。

发言人：

我要向在座的各位发出一个邀请，每一届 ICANN 会议我们都会组织一个公共安全研讨会。本次公共会议将于明天下午 2:00 在 Morrison 会议室进行。如果你们来参加，将不虚此行。你们将从总体上了解到 ICANN 环境下目前有哪些重要的问题。我诚挚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参加。

约翰·克雷恩：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姚文 (YAU WIN)：

我是[姚文]，来自中国。我能说中文吗？我先试着说英文。我是一家注册管理机构的法律顾问，但是我们公司还有一个 ISP 的业务，但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在 ICANN 会议上讨论 ISP 的时候，仅仅是指技术型的 ISP，还是其他什么服务的提供商？

约翰·克雷恩:

我们在 ICANN 世界中讨论 ISP 的时候，其实仅仅是指代一种参与流程的途径，这些 ISP 其实就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所以他们可以是内容发布者，可以是连接你们上网的人。当你从法律的角度谈到与 ICANN 打交道时，我们和你的合同仅限于你的注册管理机构身份。你的 ISP 服务，不管你是否托管这些名称，都与之无关。它是一个独立的业务。所以 ICANN 世界中的 ISP 其实和那些属于 gNSO 中 ISP 选区的人有关，而他们有自己的定义。

但它实际上就是那些把你连接上网的人，我相信他们也有内容提供商，也有进行托管的人，不过你得去看看 gNSO 的信息。但是它和你的注册管理机构业务无关。它们都是你的业务，但是从 ICANN 的角度来说，你的合同、你的协议都是针对注册管理机构服务的，而不是 ISP 服务的。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内尔 (NEIL):

大家好，我叫[内尔]，来自 .id。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是你们如何执行 RAA？是按年执行还是持续执行？第二，针对注册管理机构是否有委任协议？谢谢。

约翰·克雷恩:

好的，对于第一个问题，两种都不是。RAA 是针对注册服务机构的。这里有一个合规流程。合规流程是一直存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投诉驱动，如果某人投诉，那么注册服务机构有机会纠正或回应这种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合规流程。针对注册管理机构也有一个合规流程，但这与他们的合同有关。它是另外一份文件，在 SLA 中有很多内容。这些是针对缔约方的。

所以，作为 ccTLD，你不是 ICANN 的缔约方，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你可能有必须服从的政府实体。但这不属于 ICANN 的工作范畴。cc，也就是国家和地区代码有一点儿不同，因为它们属于国家管辖和地方政府的事务，没有与 ICANN 直接签订合同。你可以跟进这方面。

内尔： 在政策方面，可能 ccTLD 要服从地方管辖，但是在技术问题上，它要遵守 ICANN 的规定，对吗？

约翰·克雷恩： 当然不是。我们没有和你们签合同。我们的合规机制是我们的合同和协议。你应该做的是遵循自身业务的最佳实践，而我们小组可以从旁进行协助。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 比如看到很多滥用问题，或者出现很多技术稳定性问题，或者你想做新的协议但不确定要怎么实施它 — 那么你可以随时和本地代表也就是地区副总裁交流，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

我们很乐意提供帮助，因为虽然你没有和 ICANN 签合同，但是你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你做得好也对系统的稳定性有利。我们为你们服务，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不用担心合同，也不用担心一些法律程序。直接过来找我们，看看我们能怎样帮助你。

珍妮丝·杜马·朗琦： 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在下午 4:00 这里还有一个会议，所以我们要迅速对今天做一个总结，让下一个会议能够按时开始。再次提醒，约翰、史蒂夫、卡洛斯整个一周都会待在这里。当然，卡洛斯给大家一个再次见到他们的绝佳机会，就是在公共安全会议上，但是此后他们也会在这里。你们可以到 ICANN 展位让我们替你联系来自安全、稳定与弹性小组的一位代表，我们将很乐意效劳。

约翰·克雷恩： 剩下的会议期间我都会在这里，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过来问我。这两位也是 — 我们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服务，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来和我们交流。

珍妮丝·杜马·朗琦： 谢谢。下面我用大概五分钟时间很快梳理一下，这样你们就还有时间活动活动，有的人可能还要坚持完最后一场会议。我要确认各位都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最新的时间表。就在我们今天下午坐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两个时间变更通知，所以你们要经常确认时间。你们可以看四周的监视器。也可以使用这个时间表链接，因为随时都可能有变动。所有会议的文字记录、录音和演示都在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时间表里。它会存档。

你们也可以在会议日历的存档中查找任何其他会议，从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场会议开始都可以找到。单击会议标题，比如本场会议的标题就是新成员会议。转到这个页面底部就可以看到当前的演示。在 1-2 周内你们就可以看到文字记录发布、录音发布，如果适用的话，还有西班牙语和法语翻译，还有其他采用了流传输的语言也会

发布在这里。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我们努力在会议召开后 1-3 周内非常快速地完成所有工作。今后的每一件事都会发布在这里。

下面简单地跟新成员讲几件事。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这个会议。隔阂将会消除，明天将在 Pedang 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本地高官和法迪都将致辞... 我总跟别人说他是史蒂夫·乔布斯转世。他是一个非凡的演说家，不管他是不是我的上司，我都愿意听他说话。他会讲述本周发生的精彩故事，一定能够吸引大家。ccNSO 技术日是由 ccNSO 主办，届时将进行多场演讲。它的技术性非常强，我提醒大家，但如果你具有技术思维，那么这将是一场很棒的活动。

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空间，LAC，如果你们来自该地区，就应该去那里。你们将见到副总裁罗德里戈·德·拉·巴拉先生 (Rodrigo de la Parra)。我也会在那里。我将协助他。这是你们就地区战略向他提问的绝佳场合。GDD 就是今天到场的先生们，加上团队的所有其他成员。只要你们开始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不管内容是什么，都会受益匪浅。卡洛斯的公共安全研讨会。热门话题讨论会由我们的社群 — SO 和 AC 主办 — 专门讨论本周有哪些热点话题；gTLD 项目、ICANN 问责制。

我强烈建议大家参加“人人都学 DNSSEC”，在明天一天结束时满载而归。无论你来自技术领域、学术领域还是公民社会都没关系 — 它很精彩。他们在解释 DNSSEC 上很有一套。社群日，我们将再次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踊跃参与。真的，只要举手，说你是新成员，寻求帮助，不要去逛街，或者站在原地不动。如果事情变得毫无头绪，请到展位来，我们将帮助你确定第二个或第三个计划。这一天会很丰富多彩。我的大部分时间会在董事会会议上，因为在周二，每一

个社群团体，不管是根服务器还是非营利运营关切选区，每一个团体都有机会与董事会交流 30 分钟。

如果你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可以坐在一间会议室里，抓紧机会看看董事会如何工作，如何同所有社群团体交谈，从中也能稍微了解到他们对我们热点话题的看法。周三，爱丽丝之前提到的 IANA 的“谁？什么？为什么？”活动 — 很适合入门者。如果你们不是很了解管理权移交，那么它不会讲太多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更多地讲 IANA 的职能，但是它将让你有更好的基础来理解我们做什么，以及如果移交成为现实，哪些工作将被移交。

董事会和 GAC 联合会议可能会很激烈，也可能会很安静。要看话题是什么。但是当政府在一起和董事会对话的时候，有时互动会非常多。国际化域名，如果是你们的兴趣范围，那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合同合规... 有一个 CCWG 小组。人权 — 过去有很多人问我们，ICANN 为什么不处理人权问题。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很慢，但是回想一下 ICANN 的任务，这就是我能给你们的、对 ICANN 为什么不专门宣传一下这方面的最好回答。

我们负责的是互联网安全和稳定、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域名系统的运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心这个话题，但是当很多人这么问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让他们回想 ICANN 的使命是什么。如果它和 ICANN 的使命有关，那就属于 ICANN 的范畴。加强非洲的参与是接触地区团队的又一理想方式。这里有来自非洲团队的皮埃尔和鲍勃。

周四，我们的总结日。对 ICANN 的规划和未来战略进行更新。这里我有当前的 ICANN 战略规划简短摘要。我会把它放在这里，有人想要的话可以拿去复印。互联网治理公共会议，下午是公共论坛。公共论坛一年举办三次，期间你们，作为社群，可以站到麦克风前向董事会提问。提问时会使用计时器。话题是预先选定的。你必须在话题范围内发言。问题有时间限制，通常是两分钟。我总是告诉大家要事先准备。

可以借助平板、笔记本、电话、iPad。确保你的问题和发布的话题有关。提前排练一下，确保在两分钟内说完。走到麦克风前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先报上你的姓名、所属的机构或国家，然后再问问题，董事会将在现场回答。会议会很精彩，即使你不适应走到麦克风前面。这个会议值得一听。再次提醒，一年有三次，你可以出席董事会会议，他们会让你知道整周做出了哪些决议。在那之后我们有一个派对。明天上午，所有女士都可以参加一个早餐会 — 仅限女士，男士们得自己去找乐子了。地点为 [Van Coulen]，就在 ICANN 展位后面。

音乐之夜是本周在这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晚上，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放松，唱卡拉 OK，联络一下感情，尽情地玩，而且他们还供应酒水。公共论坛和董事会会议之后有庆功鸡尾酒会，我强烈建议你们在咖啡时间在走廊上互相交流，不仅是新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和社群的交流也同样重要。利用我们的信息展位。不要徘徊不前。我知道男士们都不愿寻求指导。那就到展位来问我们。我们将给你们一些指导，告诉你们本周要做些什么，让你们的这一周更有效率。

在我们右边的是 ICANN 维基展位。如果你们到 ICANN 维基展位 — 他们不属于 ICANN — 但是他们会画你的肖像漫画，然后你可以放到这里的幻灯片里，这是向社群介绍自己的一个很有趣的方式。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出了第一份日报。它每天一期，告诉你们当天的热点话题，并对前一天做一个总结。时间表不再是书面形式，但我们会在监视器上显示它。你们可以用手机接收。对于简称，我们有一个关于语言的 Quizlet，里面可以将 ICANN 的各种简称翻译成九种不同的语言。

如果你们走到 ICANN 展位，我们有 Quizlet 卡，它可以扫描，所以你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上传 Quizlet 简称助手，或者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查找“Quizlet 应用”并下载它。关于参与 ICANN 的意见 — 地区利益相关方合作小组是你们开始参与的最佳方式。无论何时你们都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engagement@icann.org。我们很乐意帮你们解答任何问题，给你们任何指导，或者在你们和任何员工或社群成员之间穿针引线。

ICANN 学习平台 ICANN 学习中心是学习 ICANN 相关课程的理想途径，里面提供从初学者到关于社群以及当前工作的课程。我们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网站，所以请大家试着找到 ICANN 学习中心。关于英才计划，请到展位上来，我的学员们将告诉你有关它的一切。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区域地图，你们可以用它来找到 ICANN 在你们地区的活动。如果你们到展位，他们还将告诉你们如何注册 My ICANN 帐户，从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创建个人信息源。如果你们想要每天接收来自 ICANN 的消息，就注册每日信息源。如果你们想要每周接收我们的消息，告诉你在这一周 ICANN 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可以为你实现。

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今天你们也听到了很多。我由衷地感谢大家。我不知道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但我会坐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我已经准备好随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我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各位演讲人的发言，感谢你们接纳这一切。如果出现像这样的状况也不用担心。我在这里的八年中，有两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提供帮助。我想这个讯息已经响亮、清楚地传递出去了。我们为你们服务，就像法迪所说的，也是每一位演讲人所强调的。本周请允许我们为你们服务。过来找我们，让我们帮助你，引导你，给你信息。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周。

请站起来活动一下。接下来是站立时间。首先请从座位上起立。其次，你们有机会和我们的一些 ICANN 员工和社群成员交流。今天上午我提到过。如果你来自公民社会，可以到这里的最右边。如果你来自商界，请跟随克里斯 (Chris)。克里斯全权负责商业。他是北美副总裁兼全球商业合作副总裁。如果你想和克里斯和里卡多 (Ricardo) 谈谈这方面并获得一些建议，请到那边。

帕特里克 (Patrick) 和史蒂夫负责安全并关注 ICANN 的技术方面。各位，你们要直接去展位吗？我们的最后一个政府是尼戈尔，你在这里吗？我没看见尼戈尔，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后面逮住他。如果你们想谈其中任何一个话题，请站起来走到相应的区域。谢谢译员们。非常感谢大家一天的参与。

[会议记录结束]